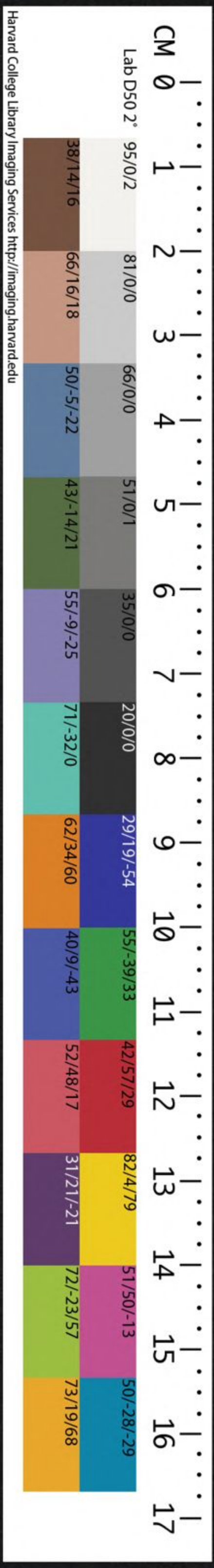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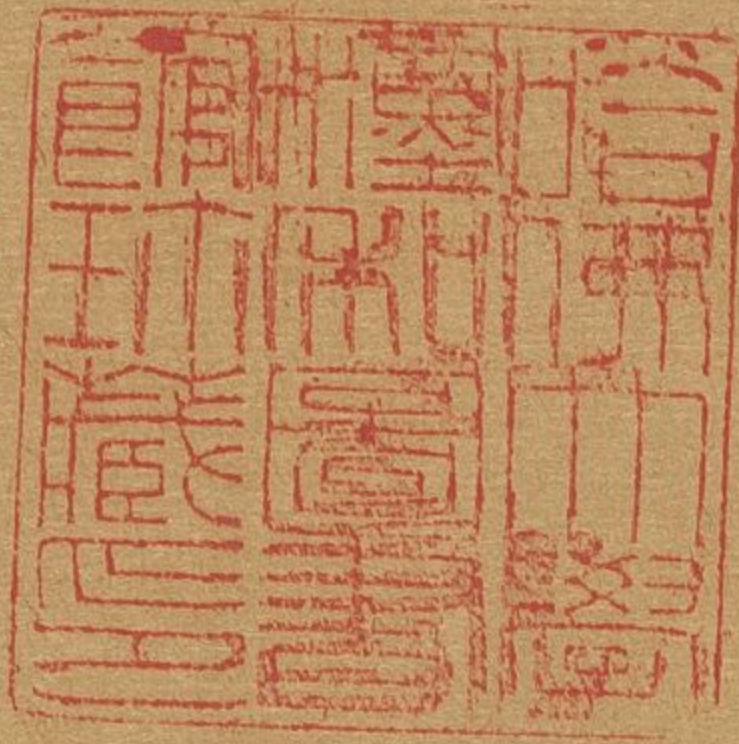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JUN 12 1933

T2555 /4165.72



後漢書卷之四十六

鄧寇傳第十六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
安時光武亦游學京師禹年雖幼而見光武知非常
人遂相親附數年歸家及漢兵起更始立豪傑多薦
舉禹禹不肯從及聞光武安集河身即杖策北渡追
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

欲仕乎禹曰不願也光武曰即如是何欲為

○案文

多一為字不然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

當云欲何為

後漢書

鄧禹傳

卷四十六

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光武笑。因留宿間語。間私

也。禹進說曰。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屈音求。志在財幣。勿反。

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王安民者也。四方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濟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

宿止於中。與定計議。及王郎起兵。光武自薊至信都。使禹發犇命。得數千人。令自將之。別攻拔樂陽。樂陽縣名。

屬常山郡。從至廣阿。東觀記曰。上率禹等擊王郎。橫野將軍劉奉大破之。上過禹營。禹進炙魚。

上餐。陷勞勉。吏士威嚴甚厲。光武舍城樓上。披輿地。眾皆竊言。劉公真天人也。

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始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殺亂。人思

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

小。史記蘇秦說趙上曰。虎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禹無百人之聚。湯武之上。不過三十。立為天子。

誠得其道也。光武悅。時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禹每有所舉

後漢書 鄧禹傳

者皆當其才。光武以為知人，使別將騎與蓋延等擊銅馬於清陽。延等先至，戰不利，還保城為賊所圍。禹遂進與戰，破之，生獲其大將。從光武追賊至滿陽，連大克獲。北州畧定，及赤眉西入關，更始使定國上公王匡襄邑王成丹抗威將軍劉均及諸將分據河東弘農以拒之。赤眉眾大集，王匡等莫能當。光武籌赤眉必破，長安欲乘釁并關中，而方自事山東，未知所肯以禹沈深有大度，故授以西討之略。乃拜為前將軍，持節中分。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令自選傷。

釋以下可與俱者，於是以韓歆為軍師，李文、李春、程

慮為祭酒。

慮字或為憲字

馮愔為積弩將軍，樊崇為驍騎將

軍宗歆為車騎將軍，鄧尋為建威將軍，耿訢為赤眉將軍。左于為軍師，將軍引而西。建武元年正月，禹自

箕關將入河東。

箕關在今王屋縣東

河東都尉守關不開，禹攻

十日破之，獲輜重千餘乘，進圍安邑。數月未能下，更

始大將軍樊參將數萬人，度大陽欲攻禹。

大陽縣屬河東郡前

書音義曰：大河之陽，春秋秦伯伐晉，自茅津濟杜預，云河東太陽縣也。

禹遣諸將逆擊

於解南，大破之，斬參首。

解縣屬河東郡，故城在今蒲州桑泉縣東南也。

於是

王匡成丹劉均等合軍十餘萬復共擊禹禹軍不利
 樊崇戰死會日暮戰罷軍師韓歆及諸將見兵勢已
 摧皆歎禹夜去禹不聽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
 不出禹因得更理兵勒衆明日匡悉軍出攻禹禹令
 軍中無得妄動既至營下因傳發諸將鼓而並進大
 破之匡等皆棄軍亡走禹率輕騎急追獲劉均及河
 東太守楊寶持節中郎將弭彊皆斬之收得節六印
 綬五百兵器不可勝數遂定河東承制拜李文爲河
 東太守悉更置屬縣令長以鎮撫之是月光武卽位

於鄙使使者持節拜禹爲大司徒策曰制詔前將軍
 鄧禹深執忠孝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高祖曰運

中決勝千里之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親史記曰

外吾不如子房二十九年髮白蚤死孔子哭之顏回年

効尤著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

教在寬五品五常也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言五常之教務在寬也今遣奉車都

尉授印綬封爲鄼侯食邑萬戶敬之哉鄼縣今屬南

襄州穀城禹時年二十四遂渡汾陰河入夏陽更始陽郡故城在

中郎將左輔都尉公乘歛左輔郎左馮翊也引其衆

後漢書 鄧禹傳 四

十萬與左馮翊兵共拒禹於衙

衙縣多屬左馮翊解見安紀

禹復

破走之而赤眉遂入長安是時三輔連覆敗赤眉所

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

紀綱紀也言有條貫而不殘暴

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

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住節

住或作柱

以勞來之父

老童穉垂髮戴白

垂髮童幼也戴白父老也

滿其車下莫不感悅

於是名震關西帝嘉之數賜書褒美諸將豪傑皆勸

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

可仰之積

仰猶恃也音魚向反

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

財富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

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

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

以觀其弊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梅邑

梅邑縣屬右扶風故

城在今豳州三水縣東北梅音荀

禹所到擊破赤眉別將諸營保郡

邑皆開門歸附西河太守宗育遣子奉檄降禹遣詣

京師

京師謂洛陽也公羊傳曰天子所居曰京師

帝以關中未定而禹人

不進兵下敕曰司徒堯也亡賊桀也長安吏人遑遑

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鎮慰西京繫百姓之心禹猶

奇訓

可

雲

執前意乃分遣將軍別攻上郡諸縣更徵兵引穀歸

至大要大要縣名屬北地郡遣馮愔宗歆守枸邑二人爭權相

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帝劉放曰案文遣使以聞

即是自天子矣不須用帝字明衍帝問使人愔所親愛為誰對曰護

軍黃防帝度愔防不能久和勢必相忤因報禹曰縛

馮愔者必黃防也乃遣尚書宗廣持節降之後月餘

防果執愔將其眾歸旱更始諸將王匡胡殷成丹等

皆詣廣降與共東歸至安邑道欲亾廣悉斬之愔至

洛陽赦不誅二年春遣使者更封禹為梁侯食四縣

利二

期并

利四

利五

利六

時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南至長安軍昆明池大饗士

卒率諸將齋戒擇吉日修禮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

主遣使奉詣洛陽因循行園陵為置吏士奉守焉禹

引兵與延岑戰於藍田不克復就穀雲陽漢中王劉

嘉詣禹降嘉相李寶倨慢無禮禹斬之寶弟收寶部

曲擊禹殺將軍耿訢自馮愔反後禹威稍損又乏食

歸附者離散而赤眉復還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

陵軍士饑餓者皆食棗菜劉放曰案文多一者字軍既饑餓例皆食棗菜若

書者字則似有不餓者矣帝乃徵禹還敕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

不列

吾折捶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安進兵禹慙於受
 任而功不遂數以饑卒徼戰輒不利三年春與車騎
 將軍鄧弘擊赤眉遂為所敗眾皆歿散事在馮異傳
 獨與二十四騎還詣宜陽謝上大司徒梁侯印綬有
 詔歸侯印綬數月拜右將軍延岑自敗於東陽遂與
 秦豐合四年春復寇順陽間遣禹護復漢將軍鄧曄
 輔漢將軍于匡擊破岑於鄧追至武當復破之岑奔
 漢中餘黨悉降十三年天下平定諸功臣皆增戶邑
 定封禹為高密侯食高密昌安夷安淳于四縣

高密昌安夷安淳于四縣

今密州縣也昌安夷安並屬高密國昌安故城在今
 密州安丘縣外城也夷安故城在今密州高密縣外
 城也淳于縣名屬北海郡故城在今密州安丘縣東北也

帝以禹功高封弟寬為

明親侯其後左右將軍官罷

也。以特進奉朝請禹內文明篤行淳備事母至孝天

下既定常欲遠名勢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菑修整

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資用國邑不修產

利帝益重之中元元年復行司徒事從東巡狩封岱

宗顯宗即位以禹先帝元功拜為太傅進見東向甚

見尊寵

臣當北面尊如

居歲餘寢疾帝數自臨問以

易注疏
名勢雅

久

子男二人為郎永平元年年五十七薨謚曰元侯帝

分禹封為三國長子震為高密侯襲為昌安侯珍為

夷安侯禹少子鴻好籌策永平中以為小侯引入與

議邊事帝以為能拜將兵長史率五營士屯鴈門肅

宗時為度遼將軍永元中與大將軍竇憲俱出擊匈

奴有功徵行車騎將軍○劉攽曰檢和帝紀有出塞

追畔胡逢侯坐逗留下獄死高密侯震卒子乾嗣乾

尚顯宗女沁水公主永元十四年陰皇后巫蠱事發

乾從兄奉以后舅被誅乾從坐國除元興元年和帝

復封乾本國拜侍中乾卒子成嗣成卒子褒尚安卒

妹舞陰長公主桓帝時為少府褒卒長子某嗣少子

昌襲母爵為舞陰侯拜黃門侍郎昌安侯襲嗣子藩

亦尚顯宗女平臯長公主平臯縣名屬河內郡故和

帝時為侍中夷安侯珍子康少有操行兄良襲封無

後永初六年紹封康為夷安侯皆諸紹封者皆食故

國半租康以皇太后戚屬獨三分食二以侍祠侯漢

儀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者位特進在三公下
其次列侯在九卿下其次侍祠侯其次下士小國侯
以肺腑親公上子孫奉墳墓於京師亦隨時朝見是
為限諸侯也康太后從兄以親侍祠得紹封也○劉

放曰注限諸侯案限當作假事在獨斷也為越騎校尉康以太后久臨朝

政宗門盛滿數上書長樂宮諫爭宜崇公室自損私

權言甚切至太后不從康心懷良慰永寧元年遂謝

病不朝太后使內侍者問之時宮人出入多能有所

毀譽其中者宿皆稱中大人所使者乃康家先婢亦

自通中大人康聞詬之詬罵也音許遘反曰汝我家出亦敢

爾邪婢怨恚還說康詐疾而言不遜太后大怒遂免

其官遣歸國絕屬籍及從兄騭誅騭音質安定徵康為

中順帝立為太僕有方正稱名重朝廷以病免加

位特進陽嘉三年卒諡曰義侯

論曰夫變通之世君臣相擇家語孔子曰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

斯最作事謀始之幾也幾者事之微也易訟卦鄧公

羸糧徒步觸紛亂而赴光武方音曰可謂識所從會

矣於是中分麾下之軍以臨山西之隙至使關河響

動懷赴如歸功雖不遂而道亦弘矣及其威損桐邑

兵散宜陽褫龍章於終朝就侯服以卒歲褫音直紙反又敕紙

反龍章袞龍之服也謂禹為赤眉所敗上司徒榮悻

交而下無二色進退用而上無猜情使君臣之美後

巧孰尚焉

世莫闕其間不亦君子之致為乎

訓字平叔禹第六子也少有大志不好文學禹常非

之顯宗即位初以為郎中訓樂施下士士大夫多歸

之東觀記曰訓謙恕下士無貴賤見之如舊朋友子往來門內視之如子有過加鞭朴之教大醫皮巡

從獵上林還暮宿殿門下寒疝病發時訓直事聞巡聲起往問之巡曰冀得火以熨背訓身至太官門為

求火不得乃以口噓其背復呼永平中理虜沱石曰

河從都慮至羊腸倉酈元水經註云汾陽故城積粟所在謂之羊腸倉在晉陽西北

石澄縈委若羊腸焉故以為名今嵐欲令通漕水運

太原吏人苦役連年無成轉運所經三百八十九隘

隘音乙前後沒溺死者不可勝算建初三年拜訓謁

者使監領其事訓考量隱括隱審量括之也孫卿子曰拘木必待隱括蒸揉

然後宜也拘音知大功難立具以上言肅宗從之遂

罷其役更用驢輦歲省費億萬計全活徒士數千人

會上谷太守任興欲誅赤沙烏桓怨恨謀反詔訓將

黎陽營兵屯狐奴以防其變漢官儀曰中興以幽冀并州兵克定天下故于

黎陽立營以謁者監之訓撫接邊民為幽部所歸六

年遷護烏桓校尉黎陽故人多攜將老幼樂隨訓徒

邊東觀記曰訓故吏最貧羸者舉國念訓常所服藥北州少乏又知訓好青泥封書從黎陽步推鹿車

後漢書 鄧訓傳 十

於洛陽市藥遂過趙國易陽并載青鮮卑聞其威恩

泥一襪至上谷遺訓其得人心如是數十人訓身為煮湯藥咸得平愈

皆不敢南近塞下其無妻者為適配偶八年舞陰公主子梁扈有罪訓坐私與扈

通書徵免歸問里東觀記曰燕人思慕為之作歌也元和三年盧水

胡反畔以訓為謁者乘傳到武威拜張掖太守章和

二年護羗校尉張紆誘誅燒當種羗逃吾等由是諸

羗大怒謀欲報怨朝廷憂之公卿舉訓代紆為校尉

諸羗激忿遂相與解仇結婚交質盟詛鄭玄注周禮云人事曰盟

小事日証眾四萬餘人期冰合渡河攻訓先是小月氏胡

分居塞內勝兵者二三千騎劉放曰案前書皆言言勝若干此誤出者字

皆勇健富疆每與羗戰常以少制多雖管施兩端首施

猶首鼠也漢亦時收其用時逃吾子逃唐別與武威種羗

合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月氏胡訓擁

衛稽故令不得戰稽故謂稽留事故也東觀記稽故字作諸故也議者咸以

羗胡相攻縣官之利以夷伐夷不宜禁護訓曰不然

今張紆失信眾羗大動經常屯兵不下二萬轉蓬之

費空竭府帑說文曰帑金帛所藏音宅莽反涼州吏人命縣絲髮原

諸胡所以難得意者皆思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

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羗掠無所得掠劫也又不敢逼諸

胡因即解去由是湟中諸胡湟中月氏胡所居今鄯州湟水縣也皆言

漢家常欲鬪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乃得父母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

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以為義從羗胡俗耻病死每病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困疾者輒拘持縛束

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悅於是賞賂諸羗種使相招誘迷唐伯父號迷吾乃將其

母及種人八百戶自塞外來降訓因發湟中秦胡羗兵四千出塞掩擊迷唐於寫谷東觀記曰斬首虜寫作厲

六百餘人得馬牛羊萬餘頭迷唐乃去大小掄兩谷名也

見西居頗巖谷衆悉破散其春復欲歸故地就田業

訓乃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革為船置於篋上以渡河篋木筏也音步佳反掩擊迷唐廬落大豪多所

斬獲復追逐奔北會尚等夜為羗所攻於是義從羗胡并力破之斬首前後一千八百餘級獲生口二千

人馬牛羊三萬餘頭一種殆盡一種謂迷唐也迷唐遂收其

謝與趙
元國是一
軍人大都
前漢名將
以敢勇後
將軍

餘部遠徙廬落西行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背畔之
燒當豪帥東號稽顙歸死東號餘皆欵塞納質於是
綏接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弛刑
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為貧人耕種修理城郭塢壁
而已永元二年大將軍竇憲將兵鎮武威憲以訓曉
羗胡方略上求俱行訓初厚於馬氏不為諸竇所親
及憲誅故不離其禍離遭也訓雖寬中容眾而於閨門
甚嚴兄弟莫不敬憚諸子進見未嘗賜席接以溫色
四年冬病卒官時年五十三吏人羗胡愛惜旦夕臨

者日數千人戎俗父母死耻悲泣皆騎馬歌呼至門
訓卒莫不吼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
鄧使君已歿我曹亦俱死耳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

路訓前任烏桓校尉時吏士也至空城郭吏執不聽以狀白校尉

徐儁儁歎息曰此義也儁音於建反乃釋之遂家家為訓
立祠每有疾病輒此請禱永福元興元年和帝以訓

皇后之父使謁者持節至訓墓賜策追封謚曰平壽

敬侯平壽縣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北海縣中官自臨日官大會訓五

子隲京悝弘閻悝音尸回反

騰字昭伯

東觀記騰作陟

少辟大將軍竇憲府及女弟為貴

人騰兄弟皆除郎中及貴人立是為和熹皇后騰三

遷虎賁中郎將京惺弘閭皆黃門侍郎京卒於官延

平元年拜騰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始自騰也惺虎賁

中郎將弘閭皆侍中殤帝崩太后與騰等定策立安

帝惺遷城門校尉弘虎賁中郎將自和帝崩後騰兄

弟常居禁中騰謙遜不欲久在內連求還第歲餘太

后乃許之永初元年封騰上蔡侯惺葉侯弘西平侯

西平縣屬汝南郡故城

閭西華侯

西華縣屬汝南郡

食邑各

在今豫州鄆城縣南

萬戶騰以定策功增邑三千戶騰等辭讓不獲遂逃

避使者間關詣闕

開關猶崎嶇也

上疏自陳曰臣兄弟汗穢

無分可採

言無分寸可收採也

過以外戚遭值明時

過誤也

託日

月之末光被雲雨之渥澤

易曰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得日月齊其明又云雲

行雨施天下平也

並統列位光昭當世不能宣贊風美補助

清化誠慙誠懼無以處心陛下躬天然之姿體仁聖

之德遭國不造仍離大憂

造成也仍類也大憂和帝殤帝崩

開日月

之明運獨斷之慮援立皇統奉承大宗聖策定於神

心休烈垂於不朽本非臣等所能萬一而猥推嘉美

從來微功於策立者皆劣鬼極意

並享大封

猥曲也

伏聞詔書驚惶慙怖追觀前世傾覆

之誠

前代外戚上官安霍禹之屬皆被誅戮也

退自惟念不寒而慄

惟思也

寒而慄言恐懼也前書曰義縱為定襄太守郡中不寒而慄也

臣等雖無逮及遠見

之慮猶有庶幾戒懼之情常母子兄弟內相救厲冀

以端慙畏慎一心奉戴上天恩下完性命刻骨定

分有死無二終不敢橫受爵土以增罪累惶窘征營

昧死陳乞太后不聽騰頻上疏至於五六乃許之其

夏涼部畔羗搖蕩西州朝廷憂之於是詔騰將左右

羽林北軍五校士及諸部兵擊之車駕幸平樂觀餞

送騰西屯漢陽使征西校尉任尚從事中郎司馬鈞

與羗戰大敗時以轉輸疲弊百姓苦役冬徵騰班師

班還也朝廷以太后故遣五官中郎將迎拜騰為大將

軍軍到河南使大鴻臚親迎中常侍齋牛酒郊勞王

主以下候望於道既至大會羣臣賜束帛乘馬

駟馬曰乘

寵靈顯赫光震都鄙時遭元二之災

臣賢案元二即元元也古書字

當再讀者即於上字之下為小二字言此字當兩度言之後人不曉遂讀為元二或同之陽九或附之百

六良由不悟致斯乖舛今岐州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為二字明驗也人士荒饑死者相

望盜賊羣起四夷侵畔騰等崇節儉罷力役推進天

下賢士何熙殺諷

殺姓也音丁外反又音丁活反

羊祜李邵陶敦等

列於朝廷辟楊震朱寵陳禪置之幕府故天下復安

四年母新野君寢病騰兄弟並上書求還侍養太后

以間最少奉行尤著特聽之賜安車駟馬及新野君

薨騰等復乞身行服章連上太后許之騰等既還里

第並居家次間至孝骨立有聞當時及服闋詔喻騰

還輔朝政更授前封騰等叩頭固讓乃止於是並奉

朝請位次在三公下特進侯上在特進及列侯之上其有大議

乃詣朝堂與公卿參謀元初二年弘卒太后服齊衰

帝絲麻並宿幸其第弘少治殿陽尚書授帝禁中殿陽

生字伯和千乘人諸儒多歸附之初疾病遺言悉以

事伏生武帝時人常服不得用錦衣玉匣有司奏贈弘驃騎將軍位特

進封西平侯太后追思弘意不加贈位衣服但賜錢

千萬布萬匹騰等復辭不受詔大鴻臚持節即弘殯

封子廣德為西平侯將葬有司復奏發五營輕車騎

士禮儀如霍光故事霍光薨宣帝遣太中大夫侍御史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修幕

府冢上賜玉衣梓宮便房黃腸題奏輜輶太后皆不

車黃屋左纛輕車材官五校士以送葬也聽但白蓋雙騎門生輓送後以帝師之重分西

平之都鄉封廣德弟甫德為都鄉侯四年又封京子黃門侍郎珍為陽安侯邑三千五百戶五年惺闡相繼並卒皆遺言薄葬不受爵贈太后並從之乃封惺

子廣宗為葉侯闡子忠為西華侯自祖父禹教訓子

孫皆遵法度深戒竇氏

章帝竇皇后竇勳女祖穆及叔父俱尚主穆交通輕薄屬

託郡縣干亂政化後並坐怨望謀不軌被誅故鄧氏深引為誠也

檢敕宗族闔門靜

居也闔門

騰子侍中鳳嘗與尚書郎張龕書屬郎中馬

融宜在臺閣又中郎將任尚嘗遣鳳馬後尚坐斷盜

軍糧檻車徵詣廷尉

檻車謂以板四周為檻無所見

鳳懼事泄先自

首於騰騰畏太后遂髡妻及鳳以謝天下稱之建光

元年太后崩未及大歛帝復申前命封騰為上蔡侯

位特進帝少號聰敏及長多不得而乳母王聖見太

后久不歸政慮有廢置常與中黃門李閏候伺左右

及太后崩宮人先有受罰者懷怨恚因誣告惺弘闡

先從尚書鄧訪取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得

和帝長子平原

王勝無嗣鄧太后立樂安王寵子得為平原王

帝聞追怒令有司奏惺等大

逆無道遂廢西平侯廣德葉侯廣宗西華侯忠陽安

侯珍都鄉侯甫德皆為庶人騰以不與謀但免特進

遣就國宗族皆免官歸故郡沒入騰等貲財田宅徙

鄧訪及家屬於遠郡郡縣逼迫廣宗及忠皆自殺又

徙封騰為羅侯羅縣屬長沙國騰與子鳳並不食而死騰從

弟河南尹豹度遠將軍舞陽侯遵將作大匠暢皆自

殺唯廣德兄弟以母闇后戚屬得留京師大司農朱

寵痛騰無罪遇禍乃肉袒輿視視親身棺也上疏追訟騰

口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為漢文母詩凱風曰母氏聖善文母

有主王室是賴文王之母大任也言太后有聖智之善比於文母也兄弟忠孝同心憂國宗廟

功成身退讓國殤帝崩太后與騰定立安帝故曰是賴

遷位歷世外戚無與為此當享積善履謙之祐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又曰鬼神害盈而福謙

而橫為官人單辭所陷利口傾險反亂國家罪無申證白也獄不訊鞠訊問也遂令

騰等罹此酷濫一門七人並不以命七人謂騰從弟

鳳從弟廣屍骸流離怨竟不反逆天感人率土喪氣宗忠也

宜收還冢次寵樹遺孤奉承血祀以謝亡靈血祀謂祭廟殺

牲取象以告神也寵知其言切自致廷尉詔免官歸山里眾

庶多為騰稱枉帝意頗悟乃譴讓州郡以逼迫廣宗等故也還

葬洛陽北芒舊塋公卿皆會喪莫不悲傷之詔遣使

者祠以中牢諸從昆弟皆歸京師及順帝即位追感
 太后恩訓愍騰無辜乃詔宗正復故大將軍鄧騰宗
 親內外朝見皆如故事除騰兄弟子及門從十二人
 悉為郎中擢朱寵為太尉錄尚書事寵字仲威京兆
 人初辟騰府稍遷潁川太守治理有聲及拜太尉封
 安鄉侯甚加優禮廣德早卒甫德更召徵為開封令
 學傳父業喪母遂不仕聞妻耿氏有節操痛鄧氏誅
 廢丁忠蚤卒乃養河南尹豹子嗣為閭後耿氏教之
 書學遂以通博稱永壽中與伏無忌延篤著書東觀

官至屯騎校尉禹曾孫香子女為桓帝后帝又紹
 度遼將軍遵子萬世為南鄉侯拜河南尹及后廢萬
 世下獄死其餘宗親皆復歸故郡鄧氏自中興後累
 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
 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
 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東京莫與
 為比

論曰漢世外戚自東西京十有餘族

高帝呂后昭帝上官后宣帝霍

成帝趙后平帝王后章帝竇后和帝鄧后安帝闕后桓帝竇后順帝梁后靈帝何后等家或以貴盛驕

奢或以攝位權重非徒豪橫盈極自取災故必於貽

累後主以至顛敗者其數有可言焉後主謂嗣君也言外威握權者

當先帝時或容免禍必貽罪釁於嗣君以何則恩非

已結而權已先之言外威之家承隆寵於先帝不結恩於後主故權勢先在其身也

情疏禮重而在性圖之圖謀也其人既居權要禮數不可不重故後主在性

與之圖謀政事來寵方授地既害之後來寵者方欲授之要職而先

非心所好也代權臣見居其地必須除舊隙開執謝讒亦勝之君

有隙上下離心則權寵之人形勢漸謝於是讒人構會尋亦勝也悲哉鷹懼兄弟委

遠時柄忠勞王室而終莫之免斯樂生所以泣而辭

燕也

樂毅忠于燕昭王其子惠王立而疑樂毅樂毅懼而奔趙趙王謂樂毅曰燕力竭于齊其主信

讓國人不附其可圖乎毅伏而垂涕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也臣若獲戾於他國沒身不忍謀趙徒隸况

其後嗣乎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世為著姓恂初為郡功

曹太守耿況甚重之王莽敗更始立使使者徇郡國

曰先降者復爵位恂從耿況迎使者於界上况上印

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恂勒兵入見使者就請之

使者不與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脇之邪恂曰非敢脅

使君君者尊之稱也竊傷計之不詳也今天下初定國信未

宣使君建節銜命以臨四方郡國莫不延頸傾耳望風歸命今始至上谷而先墮大信也墮毀也沮向化之心

生離畔之隙將復何以號令它郡乎且耿府君在上

谷久為吏人所親今易之得賢則造次未安不賢則

祗生亂為使君計莫若復之以安百姓使者不應恂

叱左右以使者命召況況至恂進取印綬帶况使者

不得已乃承制詔之况受而歸及王郎起遣將狗上

谷急况發兵恂與門下掾閔業共說况曰邯鄲拔起

難可信向拔率也管王莽時所難獨有劉伯升耳今聞

大司馬劉公伯升母弟尊賢下士士多歸之可攀附

也况曰邯鄲方盛力不能獨拒如何恂對曰今上谷

完實控弦萬騎舉大郡之資可以詳擇去就恂請東

約漁陽齊心合眾邯鄲不足圖也况然之乃遣恂到

漁陽結謀彭寵恂還至昌平襲擊邯鄲使者殺之奪

其軍遂與况子弇等俱南及光武於廣阿拜恂為偏

將軍號承義侯從破羣賊數與鄧禹謀議禹奇之因

奉牛酒共交歡光武南定河內而更始大司馬朱鮪

等盛兵據洛陽又并州未安光武難其守非其人不可故難之

寇恂傳 二十一

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咎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所以得專精山東。終成大業。今河內帶河為固。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眾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光武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光武于是復北征燕代。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肄習也。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前書音義曰。淇園衛也。

之苑多竹篠也。養馬二十匹。收租四百萬斛。轉以給軍。朱鮪

聞光武北而河內孤。使討難將軍蘇茂副將賈彊將

兵三萬餘人度鞏河攻溫。鞏溫並臨黃河。日鞏河。檄書至。

恂即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於溫。下軍吏皆

諫曰。今洛陽兵度河前後不絕。宜待眾軍畢集。乃可

出也。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

旦日合戰。而偏將軍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士馬

四集。幡旗蔽野。恂乃令士卒乘城鼓噪。大呼言曰。劉

公兵利。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追至洛

陽遂斬賈彊茂兵自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恂
 與馮異過河而還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皆光武
 傳聞朱鮪破河內有頃恂檄至大喜曰吾知寇子翼
 可任也諸將軍賀因上尊號于是即位時軍食急乏
 恂以輦車驪駕轉輸前後不絕前書音義曰驪駕併
 駕也輦車人挽行也
 尚書升斗以稟百官帝數策書勞問恂同門生茂陵
 董崇說恂只上新即位四方未定而君侯以此時據
 大郡內得人心外破蘇茂威震鄰敵功名發聞此讒
 人側目怨禍之時也昔蕭何守關中悟鮑生之言而

高祖悅

漢三與項羽相拒京索蕭何留守關中一數
 使使勞苦何鮑生謂何曰今君三暴衣露蓋

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為君計者遣君子孫
 昆弟能勝兵者悉請軍何從其計高祖大悅今君所

將皆宗族昆弟也無乃當以前人為鏡戒恂然其言

稱疾不視事帝將攻洛陽先至河內恂求從軍帝曰

河內未可離也數固請不聽乃遣兄子寇張姊子谷

崇將突騎願為軍鋒帝善之皆以為偏將軍建武二

年恂坐繫考上書者免是時潁川人嚴終趙敦聚眾

萬餘與密人賈期連兵為寇恂免數月復拜潁川太

守與破姦將軍侯進俱擊之數月斬期首郡中悉平

定封恂雍奴侯邑萬戶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部將謂軍部之下小將也恂捕得繫獄時尚艸創軍營

犯法率多相容恂乃戮之於市復以為恥遂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為其所陷大丈夫豈有懷侵怨而不決之者乎今見恂必手劍之恂

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谷蘭相如不畏秦上而屈

於廉頗者為國也。史記曰秦王與趙王飲于滹池秦王請趙王鼓瑟秦御史書曰某月某日趙王為秦王擊缶秦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相如曰請以秦咸陽為趙王壽竟酒不能相加既歸國趙拜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之上頗曰我有

攻城野戰之功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我見必辱辱之相如出望見廉頗輒引車避之舍人諫相如曰夫以秦王相如能廷叱之何畏廉將軍哉吾念疆秦不敢加兵於趙者蓋以吾兩人也今兩虎鬪必不供今吾所以先公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區區之趙尚有此義吾安可

以忘之乎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說文曰醪兼汁滓酒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饌具也恂乃出迎于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

欲秦王不憚為擊缶相如顧趙御史書曰某年某月秦王為趙王擊缶秦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相如曰請以秦咸陽為趙王壽竟酒不能相加既歸國趙拜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之上頗曰我有

攻城野戰之功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我見必辱辱之相如出望見廉頗輒引車避之舍人諫相如曰夫以秦王相如能廷叱之何畏廉將軍哉吾念疆秦不敢加兵於趙者蓋以吾兩人也今兩虎鬪必不供今吾所以先公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區區之趙尚有此義吾安可

以忘之乎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說文曰醪兼汁滓酒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饌具也恂乃出迎于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

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

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

分猶也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恂歸潁

川東觀記曰即中三年遣使者即拜為汝南太守就即

也又使驃騎將軍杜茂將兵助恂討盜賊盜賊清淨

郡中無事恂素好學乃修鄉校教生徒聘能為左氏

春秋者親受學焉七年代朱浮為執金吾明年從事

駕擊隗囂而潁川盜賊羣起帝乃引軍還謂恂曰潁

川適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

復出以憂國可知也恂對曰潁川剽輕聞陛下遠踰

阻險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誑誤耳狡借也說文曰誑亦誤也

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即

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

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恂前為潁川太守故曰復借也

乃留恂長社鎮撫吏人受納餘降初隗囂將安定高

峻擁兵萬人據高平第一高平縣屬安定郡續漢志曰高平有第一城也帝

使待詔馬援招降峻由是河西道開中郎將來欵承

制拜峻通路將軍封關內侯後屬大司馬吳漢共圍

囂於冀及漢軍退峻亡歸故營復助囂拒隴坻及囂

死峻據高平畏誅堅守建威大將軍耿弇率太中大
 夫竇上武威太守梁統等圍之一歲不拔十年帝入
 關將自征之恂時從駕諫曰長安道里居中應接近
 便從洛陽至高平長安為中安定隴西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
 以制四方也今士馬疲倦方履險阻非萬乘之固前
 年潁川可為至戒帝不從進軍及汧汧縣屬扶風故城在今隴州汧源縣峻猶不下帝議遣使降之乃謂恂曰卿前止吾
 此舉今為吾行也若峻不即降引耿弇等五營擊之
 與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

恂怒將誅文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強弩西
 遷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
 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
 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
 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
 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
 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
 將皆曰非所及也遂傳峻還洛陽恂經明行修名重
 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

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以為
 有宰相器十二年卒諡曰威侯子損嗣恂同產弟及
 兄子妙子以軍功封列侯者凡八人終其身不傳於
 後初所與謀開業者恂數為帝言其忠賜爵關內侯
 官至遼西太守十三年復封損庶兄壽為浚侯浚縣屬沛郡
 郡浚者後徙封損扶柳侯扶柳縣屬信都郡故城在今冀州信都縣西也損
 卒子釐嗣徙封商鄉侯釐卒子襲嗣恂女孫為大將
 軍鄧騭夫人由是寇氏得志於永初間安帝永初元年鄧太后臨
朝故得恂曾孫榮志也

論曰傳稱喜怒以類者鮮矣

左傳曰晉范武子會將老不具交于曰吾子

之喜怒以類者鮮矣而易者實多也

夫喜而不比怒而思艱者其唯君

子乎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于寇公而見之矣

榮少知名桓帝時為侍中性矜潔自貴於人少所與

與黨以此見害於權寵而從兄子尚帝妹益陽長公

主帝又聘其從孫女於後宮左右益惡之延熹中遂

陷以罪辟與宗族免歸故郡吏承望風旨持之浸惡

榮恐不免奔關自訟未至刺史張敬追劾榮以擅去

邊有詔捕之榮逃竄數年會赦令不得除積窮困乃

自亾命中上書曰自出臣聞天地之於萬物也好生

帝王之於萬人也慈愛陛下統天理物為萬國覆作

人父母先慈愛後威武先寬容後刑辟自生齒以生

咸蒙德澤大戴禮曰男子八月生齒女子七月生齒也而臣兄弟獨以無

辜為專權之臣所見批抵說文曰抵側擊也批音青片支反抵音之氏反

蠅之人所共構會青蠅詩小雅曰營營青蠅止於樊愷謂君子無信讒言青蠅能汚白

使黑汚黑使白喻以臣婚姻王室謂臣將撫其背奪

其位退其身受其執於是遂作飛章以被于臣欲使

墜萬仞之阬踐必死之地令陛下忽慈母之仁發此

抒之怒史記曰昔曾參處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

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又一人

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乃投抒下機踰牆而走夫以

曾參之賢其母尚書背繩墨案空劾繩墨謂法律也不復質

礪其過實於嚴棘之下質正也確實也說文云礪音胡角反此苦角反嚴棘謂獄

也易坎上六曰繫于微墨實于叢棘也便奏正臣罪司隸校尉馮羨倭

邪承旨廢於王命驅逐臣等不得旋踵臣奔走還郡

沒齒無怨臣誠恐卒為豺狼橫見噬食故冒死欲詣

闕披肝膽布腹心刺史張敬好為諂諛張設機網復

令陛下與雷電之怒可隸校尉應奉河南尹何豹洛

陽令袁騰並驅爭先若赴仇敵罰及死沃髡剔墳墓

但未掘墳出尸剖棺露骨耳此謂骨之尚有肉者也

賜反又管文王葬枯骨解見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

在後反大雅行葦之詩曰敦復行葦牛羊勿踐履言公劉之

時仁及草木敦然道傍之葦牧牛羊者無使踐履折

傷之况於人乎故榮以自喻焉今殘酷容媚之吏無折中處平之心

不顧無辜之害而與虛誣之誹欲使嚴朝必加濫罰

是以不敢觸突天威而自竄山林以俟陛下發神聖

之聽啟獨觀之明拒從從隱之謗絕邪巧之言救可濟

之人援投溺之命不意滯怒不為春夏息春夏長養萬物故不

宜怒淹恚不為順時怠遂馳使郵驛布告遠近嚴文

尅剝痛於霜雪張羅海內設置萬里逐臣者窮人迹

追臣者極車軌雖楚購伍員史記曰楚人伍奢為平

諸殺奢奢子員字子胥奔吳楚購漢求季布無以過

也李布為項羽將數窘漢王項羽滅臣遇罰以來三

赦再贖無驗之罪足以蠲除無驗謂無罪而陛下疾

臣愈深有司咎臣甫力甫始也止則見埽滅行則為

亾虜苟生則為窮人極死則為冤鬼天廣而無以自

覆地厚而無以自載蹈陸土而有沉淪之憂遠巖巖

而有鎮壓之忠精神足以感於陛下而哲王未肯悟

如臣犯元惡大愆愆惡也主言元惡之足以陳於原

野備刀鋸鋸則刑也國語曰刑有陛下當班布臣之

所坐以解衆論之疑臣思入國門坐於肺石之上使

三槐九棘平臣之罪周禮秋官云左九棘孤卿大夫

而三槐三公位焉左嘉石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

平罷人右肺石達窮人而闢閭九重閭闕天

步設弁阮舉趾觸罟罟說文曰罟兔網也罟動行絳

羅網無緣至萬乘之前永無見信之期矣國君不可

讐匹夫讐之則一國盡懼左傳曰晉侯之豎頭須曰

也臣奔走以來三離寒暑離陰陽易位當煖反寒春

常淒風淒風寒風也左夏降霜雹月令仲夏行冬又

連年大風折拔樹木風為號令前書翼奉曰凡風者

人春夏布德月令春天子布德行惠發倉廩賑議獄

緩死之時易中孚象曰君願陛下思帝堯五教在寬

之德企成湯避遠讒夫之誠劉向說苑曰湯大旱七

日政不節邪包直行邪讒夫昌邪宮室崇以寧風旱

以弭災兵臣聞勇者不逃死智者不重困重猶固不

為明朝惜垂盡之命願赴湘沅之波從屈原之悲史記

曰屈原事楚懷王王受讒流屈原於江南屈原憂愁悲思遂投湘沅而死沈江湖之流乎

子胥之哀史記曰伍子胥為吳行人被宰嚭所譖吳王賜屬鏹之劍以死王取其尸盛以鸕夷

浮之於江中矣臣功臣苗緒生長王國懼獨含恨以葬江魚

之腹無以自別於世屈原曰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也不勝孤死首

丘之情營竟識路之懷禮擅弓曰古人有言狐死正首丘仁也楚詞曰願經逝而

未得鬼識路之筑筑老子曰載營魄猶營魂也犯冒王怒觸突帝禁伏於兩

觀陳訴毒痛兩觀闕也孔子攝司寇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然後登金鑊入

沸湯糜爛於熾爨之下九死未悔楚詞曰雖九死而未悔也悲夫

生亦復何聊盖忠臣殺身以解君怒孝子殞命以

報親怨故大舜不避塗廩浚井之難廩舍也浚淨也

夏常欲殺舜使舜塗廩從下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

而下後又使穿井舜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父乃

象其下土實之申生不辭姬氏讒邪之誣申生晉獻

公用驪姬之讒而殺臣敢忘斯議劉敞曰案文議當作義不日

斃以解明朝之忿哉乞以身塞重責願陛下句見弟

歿命句乞也音盖使臣一門頗有遺類以崇陛下寬饒之

惠先死陳情臨章涕泣泣血漣如易曰乘馬班如泣涕漣如言居不獲

安行無所適窮困帝省章愈怒遂誅榮寇氏由是衰

後漢書 寇榮傳 三十一

廢

贊曰元侯淵謨乃作司徒明啟帝略肇定秦都勲成

智隱靜其如愚論語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也子翼守溫蕭公

是埽埽等也係兵轉食以集鴻烈誅文屈賈有剛有折

誅皇甫文屈於賈復

後漢書卷之四十七

馮岑賈列傳第七

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也父城縣名故城在今許州葉縣東北汝州那城

縣亦有父城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孫子名武善用兵吳王闔

廬之將也作兵法十三篇見史記漢兵起異以郡掾監父縣與父城

長苗萌共城守為王莽拒漢光武畧地潁川攻父城

不下屯兵巾車鄉巾車鄉名在父城界異間出行屬縣間出行猶微行行

音下孟反為漢兵所執時異從兄孝及同郡丁綝呂晏東

記曰綝字幼春定陵人位並從光武因共薦異得召

馮異傳

見異曰異一夫之用不足為疆弱有老母在城中願
 歸據五城以効功報德光武曰善異歸謂苗萌曰今
 諸將皆壯士屈起多暴橫獨有劉將軍所到不虜掠
 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可以歸身苗萌曰歟生同
 命敬從子計光武南還宛更始諸將攻父城者前後
 十餘輩異堅守不下及光武為司隸校尉道經父城
 異等即開門奉牛酒迎光武署異為主簿苗萌為從
 事異因薦邑子銚期叔壽段建左降等。夷觀記反續漢書段建作
 光武皆以為掾史從至洛陽更始數欲遣光武

河北諸將皆以為不可是時左丞相曹竟子詡為尚
 書

竟字子期山陽人後歿於赤眉之難見前書詡音虛羽反父子用事異勸光武

原結納之及度河北詡有力焉自伯升之敗光武不
 敢顯其悲戚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異
 獨叩頭寬譬哀情光武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復因間

進說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久矣今更始諸將從橫

暴虐從音子用反橫音胡孟反所至虜掠百姓失望無所依戴今

公專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

功人久饑渴易為充飽猶言凋殘之後易流德澤宜急分遣官屬

循行郡縣理冤結布惠澤光武納之至邯鄲遣異與

鉅期乘傳撫循屬縣錄囚徒存鰥寡亡命自詣者除

其罪陰條二千石長吏同心及不附者上之及王郎

起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舍止息也至饒陽無萋亭

無萋亭名在今饒陽縣東北萋音力于反時天寒烈眾皆饑疲異上豆粥

明日光武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饑寒俱解及至

南宮南宮縣名屬信都國今冀州縣也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傍

空舍異抱薪鄧禹熱火熨音而光武對竈燎衣燎炙也

異復進麥飯菟肩因復度虜沱河至信都光武紀云度虜沱河

傳城而見白衣老父曰信都去此八十里而南此傳先言至南宮後言度虜沱河南宮在沱河西南百有餘里又似自南而北紀傳兩文全相背迹其地理紀是傳非諸家之書並然亦未詳其

使異別收河間兵還拜偏將軍從破王郎封應侯

漢國名周武王子所封也杜預注異為人謙退不伐

春秋曰應國在襄城成父縣西南與為

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東觀記續漢書云異救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

營之後相逢引車避之進止皆有表識言其進退有常處也

軍中號為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

各有配隸隸屬也袁崧書曰先時軍士皆言願屬大

後漢書 馮異傳 三

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多重也別擊破鐵脛於北平北

縣名屬中山國故城在今易州永樂縣也又降匈奴於林闔頓王匈奴王號山陽

公載記曰頓字作確前書音義關音蹋頓音確因從平河北時更始遣舞陰

王李軼廩丘王田立大司馬朱鮪白虎公陳儵東觀記儵

字作儵將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光

武將北徇燕趙以魏郡河內獨不逢兵而城邑完全

倉廩實乃拜寇恂為河內太守異為孟津將軍孟地名古

今以統二郡軍河上與恂合執以拒朱鮪等異乃遣

李軼書曰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家

曰孔子觀周明堂四門之墉有堯舜桀紂之象謂從者曰明鏡所以察形古事所以知今昔微子

去殷而入周項伯畔楚而歸漢史記曰微子名啟紂之

微子乃持祭器肉袒面縛造于軍門武王乃釋其縛復其位項伯名纏項藉之季父素善張良高祖因良

與伯結婚項藉謀害漢王伯以身翊蔽之籍誅乃歸漢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

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少帝孝惠後宮之子名弘惠帝崩周勃以弘非惠帝之子

乃黜之迎立代王昭帝崩無嗣霍光乃迎立武帝孫昌邑王賀賀無道光廢之而立宣帝彼皆畏

天知命覩存亡之符見廢興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

垂業於萬世也苟令長安尚可扶助延期歲月疏不

間親遠不踰近季文豈能居一隅哉長安謂更始季文李軼字言軼

後漢書 馮異傳 四

與更始疏遠獨居一隅理難支久欲其早圖去就今長安壞亂赤眉臨郊王

侯構難大臣乖離綱紀已絕時更始大臣張卬申屠建隗囂等以赤眉入關

謀劫更始歸南陽是大臣乖離也四方分崩異姓並起是故蕭王跋

涉霜雪經營河北方今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

慕周不足以踰史記曰古公亶父修后稷之業積德

其人乃與其私屬去邠止於岐下邠人舉季文誠能

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論功古人亟急也古人節轉禍

為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驅嚴兵圍城雖有悔恨亦

無及已初軼與光武首結謀約加相親愛及更始

其心
其服

反共陷伯升雖知長安已危欲降又不自安乃報盟

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結死生之約同榮枯之

計今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機弩牙也軸車軸也皆在

物之要故千載一會思成斷金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唯深達

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人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

異爭鋒故異因此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天井關在

太行山下又南下河南成臯以東十三縣及諸屯聚

皆平之降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人攻諸畔者異引

軍度河與勃戰於士鄉下續漢書曰士鄉亭名屬河南郡大破斬勃

後漢書 馮異傳 五

獲首五千餘級軼又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奏

聞光武故宣露軼書東觀記曰上報異曰軼多詐不信人不能得其要領今移其書

令朱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鮪乃遣討難將軍蘇茂將數萬人攻溫鮪自

將數萬人攻平陰以綴異平陰縣名屬河南郡綴謂連綴也異遣校

尉護軍將軍將兵劉攽曰案山為孟津將軍軍有護軍爾云護軍非也緣下有將軍二字與寇恂合擊茂破之異因度河擊鮪鮪

走異追至洛陽環城一市而歸移檄上狀諸將皆入

賀并勸光武即帝位光武乃召異詣鄴問四方動靜

異曰三王反畔更始敗亡三王謂張卬為淮陽二虜湛為儼王胡殷為隨土更始欲殺卬等遂勒兵掠東西天下無主宗廟之憂在

於大王宜從衆議上為社稷下為百姓光武曰我昨夜夢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

曰此天命發於精神周易乾卦九五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莊子曰其夢也神交故言天命發於精神心中動悸大王重慎之性也異遂與諸將

定議上尊號建武二年春定封異陽夏侯夏音引擊

陽翟賊劉攽曰案文少一軍字嚴終趙根破之詔

異歸家上冢使太中大夫齋牛酒續漢志曰太中大

夫秩十石掌顧問

馮異傳

六

論議屬光祿

令二百里內太守都尉已下及宗族會焉時

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大司徒鄧

禹不能定乃遣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

輿七尺身劍

貝謂以寶玉裝飾之東觀記作王貝劍

勅異曰三輔遭王

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

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乎定安集之耳諸

將非不健鬪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史士念自修救無

為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皆布威信弘

農羣盜稱將軍者十餘輩皆率衆降異

東觀記曰池霍郎啖王

長湖濁惠華陰陽沈

等稱將軍者皆降

異與赤眉遇於華陰相拒六十

餘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劉始王宣等

東觀記宣作重

五千餘

人三年春遣使者即拜異為征西大將軍會鄧禹率

車騎將軍鄧弘等引歸與異相遇禹弘要異共攻赤

眉異曰異與賊相拒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衆尚

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

鵝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

弘不從弘遂大戰移日赤眉陽敗棄輜重走車皆載

上以豆覆其上兵士饑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弘弘軍

三

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郤異以士卒饑倦可
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為所敗死傷者三千餘人禹得
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谿阪

回谿今俗所謂回
阮在今洛州永寧

縣東北其谿長四里闊
二丈深二丈五尺也

與麾下數人歸營復堅壁收

其散卒招集諸營保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

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且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

部異裁出兵以救之

裁小出兵所
以示弱也

賊見執弱遂悉眾

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晏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

亂赤眉不復識別眾遂驚潰追擊大破於崤底降男

女八萬人餘眾尚十餘萬東走宜陽降璽書勞異目

赤眉破平士吏勞苦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電池

以鳥
為喻

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淮南子曰至於衡陽
是謂隅中又前書谷

于雲曰太白出西方六十日法當參天
今已過期尚在桑榆間桑榆謂晚也

方論功賞以

答大勲時赤眉雖降眾寇猶盛延岑據藍田王歆據

下邳

秦武公伐邾致之也隴
西有上邳故此有下也

芳 卅據新豐

續漢書
芳作茅

蔣震據霸陵

霸陵文帝陵因以為
縣名故秦世陽縣

張邯據長安公孫

守據長陵楊周據谷口

谷口縣名屬左馮翊故
城在今醴泉縣東北

呂鮪

據陳倉角閼據汧駱蓋延據盩厔任良據鄠汝章據

槐里各稱將軍擁兵多者萬餘少者數千人轉相攻
 擊異且戰且行屯軍上林苑中延岑既破赤眉自稱
 武安王拜置牧守欲據關中引張邯任良共攻異異
 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諸營保守附岑者皆來降歸異
 岑走攻析析縣名楚之白羽邑也即今鄧州內鄉縣異遣復漢將軍鄧曄
 輔漢將軍于匡要擊岑大破之降其將蘇臣等八千
 餘人岑遂自武關走南陽時百姓饑餓人相食黃金
 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斷隔委輸不至軍士悉以果實
 為糧詔拜南陽趙匡為右扶風將兵助異并送縑穀

軍中皆稱萬歲異兵食漸盛乃稍誅擊豪傑不從令
 者褒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眾
 歸木業威行關中唯呂鮪張邯蔣震遣使降蜀其餘
 悉平明年公孫述遣將程焉將數萬人就呂鮪出屯
 陳倉異與趙匡迎擊大破之焉退走漢川異追戰於
 箕谷復破之還擊破呂鮪營保降者甚眾其後蜀復
 數遣將聞出異輒摧挫之賈逵注國語曰懷來百姓
 中理枉結出入三歲上林成都成都言歸附之多也
 年成史記曰一年六邑三異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上書思慕闕廷願親惟

幄帝不許後人有章言異專制關中斬長安令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咸陽王帝使以章示異東觀記曰使者

宋高西上因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謝曰臣本諸生遭遇受命

之會充備行伍過蒙恩私位大將爵通侯通侯即徹侯避武帝

諱改受任方面以立徵功謂西方一面專以委之皆自國家謀

慮愚臣無所能及臣伏自思惟以詔敕戰攻每輒如

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

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

而聞也夫子之言性當兵革始起擾攘之時豪傑競

與天道不可得而聞

逐逐爭也迹惑千數臣以遭遇託身聖明在傾危瀕殺

之中尚不敢迺差而况天下乎定上尊下卑而臣爵

位所蒙巍巍不測乎誠冀以謹敕遂自終始見所示

臣章戰慄怖懼伏念明主知臣愚性固敢因緣自陳

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

疑而有愚意六年春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

我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荆棘定關中荆棘榛梗之謂以喻紛亂

既罷使中黃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無蕙

亭豆粥虜沈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

後漢書 馮異傳 十

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

史記管仲將兵遮莒道射桓公中鉤後魯桎梏管仲而送於齊齊以為相說苑曰管仲桎梏檻車中

非無媿也自裁也新序曰齊桓公與管仲飲酒酣管仲上壽曰願君無忘出奔於莒也臣亦無忘束縛於

魯也此云射鉤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

不敢忘中車之恩謂光武獲異於中車而赦之後數引讌見定議

圖蜀留十餘日令異妻子隨異還西夏遣諸將上隴

為隗囂所敗乃詔異軍柁邑未及至隗囂乘勝使其

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取柁邑異

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

爭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臨境怛怙小

利怛怙猶慣習也謂慣習前事而復為之爾雅曰怛

復也郭景純曰謂慣狀復為之也怛音丘丑反怙

音逝遂欲深入若得柁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

不足守者有餘孫子兵法之文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

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

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

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

悉畔隗囂降異上書言狀不敢自伐孔安國注尚書曰自矜曰伐

諸將或欲分其功帝患之乃下璽書曰制詔大司馬

虎牙建威漢中捕虜○劉攽曰案王武威將軍虜兵

猥下三輔驚恐大司馬吳漢也虎牙蓋延也建威耿

劉尚也廣雅曰猥衆也相邑危亾在於旦夕北地營保按兵觀

望今偏城獲全虜兵挫折使耿定之屬復念君臣之

義征西功若丘山猶自以為不足孟之反奔而殿亦

何異哉孟之反魯大夫魯與齊戰魯師敗之反殿是

其功也將入魯門乃策其馬曰吾非敢後馬不自伐也不進是謙而今遣太中大夫賜征西吏士死傷者醫

藥棺殮大司馬已下親弔死問疾以崇謙讓於是使

異進軍義渠并領北地太守事義渠縣名屬北地郡青山胡率

萬餘人降異青山在北地參巒界青山以水所出也

續漢書曰安定屬國人本屬國降胡也居參巒青山中其豪帥號肥頭少卿○異又擊盧芳

劉攽曰注參巒案地理志巒當作巒○異又擊盧芳

將軍并將其營及隗囂死其將王元周宗等復立囂

子純猶總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等救之帝復令

異行天水太守事攻匡等且一年皆斬之東觀記曰

璽書曰聞吏士精銳水火不避購賞諸將共攻冀不

能拔欲且還休兵異固持不動常為衆軍鋒明年夏

後漢書 馮異傳

與諸將攻落門未拔落門聚名在冀縣有落門山病發薨于軍謚

曰節侯長子彰嗣明年帝思異功復封彰弟訴為析

鄉侯十三年更封彰東緡侯食三縣東觀記曰東緡縣名屬山陽郡

左傳曰齊侯伐宋圍緡即此地也在今兗州金鄉縣永平中徙封平鄉侯東觀記曰

永平五年封平鄉侯食鬱林潭中彰卒子普嗣有罪國除東觀記曰坐闔殺游

徵會赦永初六年安帝下詔曰夫仁不遺親義不忘

勞與滅繼絕善善及子孫古之典也論語曰典滅國繼絕世公羊傳

日善善及子孫惡惡正其身昔我光武受命中興恢弘聖緒橫被

四表昭假上下昭明也假至也上下天地假音格光耀萬世祉祚流

衍垂於罔極予末小子夙夜永思追惟勲烈披圖案

籍建武元功二十八將佐命虎臣識記有徵蓋蕭曹

紹封傳繼於今和帝永和四年紹紹封况此未遠而蕭曹之後以彰厥功也

或至乏祀朕甚愍之其條二十八將無嗣絕世若犯

罪奪國其子孫應當統後者分別署狀上將及景風

章叙舊德顯茲遺功焉春秋考異郵曰夏至四十五日景風至宋均注曰景風至

則封有功也於是紹封普子晨為平鄉侯明年二十八將

絕國者皆紹封焉

岑彭字君然南陽棘陽人也王莽時守本縣長漢兵

起攻拔棘陽彭將家屬莽前隊大夫甄阜阜怒彭不能固守拘彭母妻令効功自補彭將賓客戰鬪甚力及甄阜死彭被創亡歸宛與前隊貳嚴說共城守

大夫貳甄阜之副也姓嚴名說東觀記云貳師嚴尤共城守計嚴尤為大司馬又非貳師與此不同漢

兵攻之數月城中糧盡人相食彭乃與說舉城降諸將欲誅之大司徒伯升曰彭郡之大吏執心堅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以勸其後更

然乃封彭為歸德侯歸德縣名屬北地郡令屬伯升及伯升偶

害彭復為大司馬朱鮪校尉從鮪擊王莽揚州牧李

聖殺之定淮陽城鮪薦彭為淮陽都尉史始遣王威

王張卬與將軍徭偉鎮淮陽風俗通曰東越王徭句踐之後其後徭為姓東

觀記曰偉反擊走卬彭引兵攻偉破之遷潁川太守

會春陵劉茂起兵略下潁川彭不得之官乃與麾下

數百人從河內太守邑人韓歆會光武徇河內歆議

欲城守彭正不聽既而光武至懷歆迫急迎降光武

知其謀大怒收歆置鼓下將斬之中將軍最尊自執旗鼓若置營則立

旗以為軍門并設鼓戮人必於其下召見彭彭因

進說曰今赤眉入關更始危殆權臣放縱矯稱詔制

道路阻塞四方蜂起羣雄競逐百姓無所歸命竊聞

太王平河北開王業此誠皇天祐漢士人之福也

幸蒙司徒公所見全濟未有報德旋被禍難永懷於

心今復遭遇願出身自效光武深接納之彭因言韓

歆南陽大人大人謂大家豪右可以為用乃貫歆貫寬以為

鄧禹軍師更始大將軍呂植將兵屯淇園彭說降之

於是拜彭為刺姦大將軍使督察衆營續漢書曰時更始尚書令

謝躬將六將軍屯鄴兵橫暴為百姓所苦授以常所

持節從平河北光武即位拜彭廷尉歸德侯如故行

大將軍事

續漢書曰彭鎮河內馮異先攻洛陽朱鮪大出軍欲擊彭時天霧鮪以為彭已去令

其兵皆獲黍彭乃進擊大破之與大司馬吳漢大司空王梁建義大

將軍朱祐右將軍萬修執金吾賈復驍騎將軍劉植

揚化將軍堅鐔積射將軍侯進偏將軍馮異祭遵王

霸等圍洛陽數月朱鮪等堅守不肯下帝以彭嘗為

鮪校尉令往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勞苦歡語

如平生彭因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蒙薦舉拔擢常

思有以報恩今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三王所反解

上皇帝受命平定燕趙盡有幽冀之地百姓歸心賢

文後漢書 岑彭傳 十五

俊雲集親率大兵來攻洛陽天下之事逝其去矣公

雖嬰城固守將何待乎嬰繞也謂以城自嬰繞而守之鮪曰大司徒

被害時鮪與其謀與音預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

自知罪深彭還具言於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思小

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

言指河以為信言其明白也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

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也趣向也鮪見其誠即許降後五

日鮪將輕騎詣彭顧敕諸部將曰堅守待我我若不

還諸君徑將大兵上轅轅歸郾王更始傳尹乃面縛尊為郾王

與彭俱詣河陽東觀記曰詣行在所河津亭帝即解其縛召見之

復令彭夜送鮪歸城明且悉其眾出降拜鮪為平狄

將軍封扶溝侯鮪淮陽人後為少府前書曰少府奉宮秩二千石續

漢書曰少府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傳封累代建武二年使彭

擊荊州下犍葉等十餘城犍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汝州魯山縣東南葉今

許州葉縣也續漢書曰彭南擊荊州至城安昆陽是犍葉舞陽堵陽平氏棘陽胡陽處處皆破其屯聚

時南方尤亂南郡人秦豐據黎丘自稱楚黎王略十

有二縣東觀記曰豐印縣人少學長安受律令歸為縣吏更始元年起兵攻得即宜城若編臨阻

中沮廬襄陽鄧新野漢湖陽董訴起堵鄉許邯起杏

蔡陽兵令萬人印音承紀反

南陽復陽 又更始諸將各擁兵據南陽諸城帝遣吳縣有杏聚

詩出所
專任征

漢伐之漢軍所過多侵暴時破虜將軍鄧奉謁歸新野怒吳漢掠其鄉里遂返擊破漢軍獲其輜重屯據濟陽與諸賊合從秋彭破杏降許邯遷征南大將軍復遣朱祐賈復及建威大將軍耿弇漢中將軍王常

○劉放曰 武威將軍郭守越騎將軍劉宏偏將軍劉

嘉耿植等與彭并力討鄧奉先擊堵鄉而奉將萬餘人救董訢訢奉皆南陽精兵彭等攻之連月不剋三年夏帝自將南征至葉董訢別將將數千人遮道車

不可得前彭奔擊大破之帝至堵陽鄧奉後逃歸

消陽 續漢書曰奉令候伏道旁見車 董訢降彭復與

耿弇賈復及積弩將軍傅俊騎都尉臧宮等從追鄧奉於小長安 小長安解 帝率諸將親戰大破之奉

急乃降帝憐奉舊功臣且 漢官可矣 釁起吳漢欲全宥之彭與

耿弇諫曰鄧奉背恩反逆暴師經年致賈復傷痍朱祐見獲陛下既至不知悔善而親在行陳兵敗乃降

若不誅奉無以懲惡于是斬之奉者西華侯鄧晨之兄子也車駕引還今彭率傅俊臧宮劉宏等三萬餘

人南擊秦豐拔黃邨

黃邨聚名也在陽新都縣

豐與其大將蔡

宏拒彭等於鄧數月不得進帝怪以讓彭彭懼於是

夜勒兵馬申令軍中使明旦西擊山都

山都縣名屬南陽郡舊南

陽之赤鄉秦以為縣故城

在今襄州義清縣東北乃緩所獲虜令得逃歸

以告豐豐即悉其軍西邀彭彭乃潛兵度沔水擊其

將張楊於阿頭山大破之

沔水源出武都東狼谷山即漢水之上源也阿頭山

在襄陽也

從川谷間伐木開道直襲黎丘擊破諸屯兵豐

聞大驚馳歸救之彭與諸將依山東為營豐與蔡宏

夜攻彭彭豫為之備出兵逆擊之豐敗走追斬蔡宏

更封彭為舞陰侯秦豐相趙京舉宜城降拜為成漢

將軍與彭共圍豐於黎丘時田戎擁眾夷陵

東觀記曰田戎

西平人與同郡人陳義容夷陵為羣盜更始元年義戎將軍襄陽者舊記曰戎

大將軍襄陽者舊記曰戎

號周成王義稱臨江王聞秦豐被圍懼大兵方至

欲降而妻兄率臣諫戎曰今四方豪傑各據郡國洛

陽地如掌耳

續漢書曰卒臣為戎作地圖圖彭寵張步董憲公孫述等所分郡國云洛陽所

得如不如按甲以觀其變戎曰以秦王之疆猶為征

南所圍豈况吾邪降計決矣四年春戎乃留辛臣守

夷陵自將兵沿江沂沔止黎丘刻期日當降而辛臣

於後盜戎珍寶從間道失光降於彭而以書招戎戎疑

必賣已遂不敢降東觀記曰戎至期日灼龜卜降兆中拆遂止不降而反與

秦豐合彭出兵攻戎數月大破之其大將五公詣彭

降戎亾歸夷陵帝幸黎丘勞軍封彭吏士有功者百

餘人彭攻秦豐三歲斬首九萬餘級豐餘兵裁千人

又城中食且盡帝以豐轉弱令朱祐代彭守之使彭

與傳俊南擊田戎大破之遂拔夷陵追至秭歸秭歸縣名

今歸州解戎與數十騎亾入蜀盡獲其妻子士衆數

萬人彭以將代蜀漢而來川谷少水險難漕運雷威

虜將軍馮駿軍江州江州縣名今渝州邑縣也東觀記曰長沙中尉馮駿將兵詣彭

璽書拜駿為都尉田鴻軍夷陵領軍李玄軍夷道自

引兵還屯津鄉津鄉縣名所謂江津也東觀記曰津鄉當荆揚

之咽喉喻告諸蠻夷降者奏封其君長初彭與交趾牧

鄧讓厚善與讓書陳國家威德東觀記曰讓夫人又光烈皇后姊也又

遣偏將軍屈充移檄江南班行詔命於是讓與江夏

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長沙相韓福桂陽太守張

隆零陵太守田翕蒼梧太守杜穆交趾太守錫光等

相率遣使貢獻悉封為列候或遣子將兵助彭征伐

續漢書曰張隆遣子曄將兵詣彭助征於是江南之

珍始流通焉六年冬徵彭詣京師數召讌見厚加賞

賜復南還津鄉有詔過家上冢大長秋以朔望問太

夫人起居

大長秋皇后屬官漢法列侯之母方稱太夫人也

八年彭引兵從

車駕破天水與吳漢圍隗囂於西城時公孫述將李

育將兵救囂守上邽帝留蓋延耿弇圍之而車駕東

歸勅彭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若不

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為白彭遂壅谷

水灌西城城未沒丈餘

東觀記曰時以縑囊盛土為堤灌西城谷水從也中數人

誦出故城不拔續漢書云以縑盛土為堤

囂將行巡周宗將蜀救兵到囂

得出還冀漢軍食盡燒輜重引兵下隴延弇亦相隨

而退囂出兵尾擊諸營彭殿為後拒

尾謂尋其後而擊之凡軍在前

曰啟在後曰殿東觀記曰彭東入弘農界百姓持酒肉迎軍曰蒙將軍為後拒全子弟得生還也

故

諸將能全師東歸彭還津鄉九年公孫述遣其將任

滿田戎程汎將數萬人乘枋箬下江關

枋箬以竹木為之浮於水

爾雅曰舫泝也郭景純曰水中箬筏也華陽國志曰巴楚相攻故置江關舊在赤甲城後移在江南岸

對曰帝城故基在今夔州魚復縣南枋即舫字古通用耳箬音步佳反泝音匹俱反擊破馮駿

及田鴻李玄等遂拔夷道夷陵據荆門虎牙

解見光武紀

橫江水起浮橋鬪樓立攢柱絕水道結營山上以拒漢兵彭數攻之不利於是裝直進樓船冒突露橈數

千艘並船名樓船之上施樓橈小檝也爾雅曰檝謂之橈露橈謂露檝在外人在船中冒突取其觸

冒而唐突也橈音饒十一年春彭與吳漢及誅虜將軍劉隆輔

威將軍臧宮驍騎將軍劉歆發南陽武陵南郡兵又

發桂陽零陵長沙委輸棹卒凡六萬餘人棹卒持棹行船也東

觀記作擢前書鄧通以擢船為黃頭郎擢音直教反騎五千匹皆會荆門吳漢

以三郡棹卒多貴糧穀欲罷之彭以蜀兵盛不可遣

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

彭先

門之專一由征南公為重而已彭乃令軍中募攻

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天風

狂急彭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攢柱鉤不得去

續漢書曰時天東風其攢柱有反把鉤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

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彭復悉軍順風並進所向

無前蜀兵大亂溺歿者數千人斬任滿生獲程汎而

田戎亾保江州彭上劉隆為南郡太守自率臧宮劉

歆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牛

酒迎勞彭見諸耆老為言大漢哀愍巴蜀久見虜役

故興師遠伐以討有罪為人除害讓不受其牛酒百

姓皆大喜悅爭開門降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

太守事東觀記曰彭若出界即以太守號付後將軍選官屬守州中長吏○劉放曰注長史案長

史是王國官守令皆彭到江州以田戎食多難卒拔

長吏也此宜作吏屬巴郡今忠州縣也墊音徒協反平曲地闕牧其米數十萬石公孫述使

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墊江縣名

其將延岑呂鮪王元及其弟恢悉兵拒廣漢及資中

資中縣名屬犍為郡其地在資州資陽縣又遣將侯丹率一萬餘人拒

黃石彭乃多張疑兵使護軍楊翁與臧宮拒延岑等

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沂都江而上都江成襲擊侯

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武陽

解見光使精騎馳廣都廣都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成都縣東南去成

都數十里甄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

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遶出延岑軍後蜀地

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彭所營地名彭

亾聞而惡之欲徙會日暮蜀刺客詐為亾奴降夜刺

殺彭彭首破荆門長驅武陽持軍整齊秋毫無犯毛

也秋毛喻細也高祖曰吾入關秋毫無所取叩穀王任貴聞彭威信數千

後漢書 岑彭傳 二十二

里遣使迎降

前書音義曰任貴越嵩夷殺太守枚根自立為邛穀王

會彭巴薨

帝盡以任貴所獻賜彭妻子謚曰壯侯蜀人憐之為

立廟武陽歲嘗祠焉子遵嗣徙封細陽侯

細陽縣名屬汝南郡

故城在今潁川汝陰縣西

十三年帝思彭功復封遵弟淮為穀陽

侯

穀陽縣名屬沛郡

遵永平中為屯騎校尉遵卒子伉嗣伉

卒子杞嗣元初三年坐事失國建光元年安帝復封

杞細陽侯順帝時為光祿勳杞卒子熙嗣尚安帝妹

涅陽長公主少為侍中虎賁中郎將朝廷多稱其能

遷魏郡太守

魏郡秦時置故城在今相州安陽縣東北

招聘隱逸與參政

事無為而化視事二年輿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

伐之

枳棘多榛梗以喻寇盜充斥也

我有蝨賊岑君遇之

蝨賊食木稼蟲名以

喻姦吏

狗吠不驚足下生羆

羆長毛也人無追吠故足下生羆

含哺

鼓腹焉知凶災

哺食也鼓擊也

我喜我生獨丁斯時

丁猶當也美

矣岑君於戲休茲

於戲歎美之嗣見爾雅於音烏戲音許宜反

熙卒子福

福為黃門侍郎

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也少好學習尚書事舞陰

李生李生奇之謂門人曰賈君之容貌志氣如此而

勤於學將相之器也王莽末為縣掾迎鹽河東會遇

盜賊等北十餘人皆放散其鹽復獨完以還縣縣中
 稱其信時下江新市兵起復亦聚眾數百人於羽山
 自號將軍更始立乃將其眾歸漢中王劉嘉以為校
 尉復見更始政亂諸將放縱乃說嘉曰臣聞圖堯舜
 之事而不能至者湯武是也堯禪舜舜禪禹湯乃放
 桀武王誅紂故言不能
 至者圖湯武之事而不能至者桓文是也齊桓公小白
 晉文公重耳
 春秋之時周衰二君霸有海內圖桓文之事而不能至者六國是也
 六國謂韓趙魏燕齊楚分裂中夏各自跨據又不逮桓文定六國之規欲安守之
 而不能至者六國是也今漢室中興大王以親戚

為藩輔天下未定而安守所保所保得無不可保乎
 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知人大司馬劉公在河北必能指
 施第持我書往施用也復遂辭嘉受書北度河及光

武於柏人因鄧禹得召見光武奇之禹亦稱有將帥
 節於是署復破虜將軍督盜賊復馬羸羸力
 佳反光武解
 左驂以賜之驂者服外之馬也東觀
 記續漢書左並作右官屬以復後來

而好陵折等輩調補鄱尉光武曰賈督有折衝千里
 之威方任以職勿得擅除東觀記曰時上置兩府官
 屬復與段孝共坐孝謂復
 曰卿將軍督我大司馬督不得共坐復曰俱劉公吏
 有何尊卑官屬以復不遜上調官屬補長吏共白欲
 賈復傳

以復為部尉
署報不許也

光武至信都以復為偏將軍及拔邯

鄆遷都護將軍從擊青犢於射犬大戰至日中賊陳

堅不卻光武傳召復曰吏士皆饑可且朝飯復曰先

破之然後食耳於是被羽先登

被猶負也析羽為旌
旗將軍所執光登先

也赴敵所向皆靡賊乃敗走諸將咸服其勇又北與五

校戰於真定大破之復傷創甚光武大驚曰我所以

不令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

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

憂妻子也復病尋愈追及光武於薊相見甚懽大饗

上卒令復居前擊鄴賊破之光武即位拜為執金吾

封冠軍侯先度河攻朱鮪於洛陽與白虎公陳儵戰

連破降之建武二年益封宛朝陽二縣更始鄆王尹

尊及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諸將議兵事

未有言沈吟久之乃以檄叩地曰鄆最疆宛為次誰

當擊之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鄆帝笑曰執金吾擊鄆

吾復何憂大司馬當擊穰遂遣復與騎都尉陰識驍

騎將軍劉植南度五社津擊鄆連破之月餘尹尊降

定其地引東擊更始淮陽太守暴記記降屬縣悉

遷其秋南擊召陵新息平定之新息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新息

新城今明年春遷左將軍別擊赤眉於新城澠池間連

與帝會宜陽降赤眉復從征伐未嘗喪

與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帝以復敢深入

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勳

東觀記曰吳漢擊蜀未破諸將每論功自伐復未嘗

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十三年定封膠東

有秩壯武下密即墨挺胡觀陽凡六縣六縣皆屬膠東

武故城在今萊州即墨縣西下密在今青州北

東北即墨在今萊州膠水縣東南挺胡故城在

今萊州昌陽縣西北觀陽復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

在昌陽縣東挺一音廷

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與高密侯鄧禹並剽甲兵

儒學廣雅曰剽削也謂剽除甲兵東觀記帝深然之

遂罷左右將軍復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東觀記曰

既定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復爲人剛毅方直

吏職爲過故皆以列侯就第也

多大節既還私第闔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爲宰

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攻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

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

厚高密侯鄧禹三十一年卒謚曰剛侯子忠嗣忠卒

于敏嗣建初元年坐誣告母殺人國除肅宗更封復
 小子邯為膠東侯邯弟宗為即墨侯各一縣邯卒子
 育嗣育卒子長嗣宗字武孺少有操行多智略初拜
 郎中稍遷建初中為朔方太守舊內郡徒人在邊者
 率多貧弱為居人所僕役不得為吏宗擢用其任職
 者與邊吏參選轉相監司以擿發其姦或以功次補
 長吏故各願盡死匈奴畏之不敢入塞

東觀記曰匈奴常犯塞得

生口問太守為誰曰賈武孺曰寧賈將

徵為長水校

宗兼通儒術每讌見常使與少府丁鴻等論議

肅章和二年卒朝廷愍惜焉子參嗣參卒子建嗣元

初元年尚和帝女臨穎長公主主兼食穎陰許合三

縣數萬戶時鄧太后臨朝光寵最盛以建為侍中順

帝時為光祿勳

論曰中興將帥立功名者眾矣唯岑彭馮異建方面

之號自函谷以西方城以南

方城山名一名黃城山在今唐州方城縣東北

也兩將之功實為大焉若馮賈之不伐岑公之義信

信謂朱鮪知其誠而降義乃足以感三軍而懷敵人

故能尅成遠業終全其慶也昔高祖忌相人之名違

之以全福征南惡彭亾之地留之以生災

也柏人縣名也高祖嘗

欲宿於柏人曰柏人者追於人也不宿而去後竟有貫高之事

豈幾慮自有明惑將

期數使之然乎

贊曰陽夏師克實在和德膠東鹽吏征南宛賊奇鋒

震敵遠圖謀國

後漢書卷之四十八

吳蓋陳臧列傳第八

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也家貧給事縣為亭長王莽

末以賓客犯法乃亡命至漁陽

命名也謂觀其名籍而逃亡

資用

乏以販馬自業往來燕薊間所至皆交結豪傑更始

立使使者韓鴻徇河北

續漢書曰雒陽人韓鴻為謁者使持節降河北拜除二千石

不或謂鴻曰吳子顏奇士也可與計事鴻召見漢甚

悅之遂承制拜為安樂令

安樂縣名屬漁陽郡故會城在今幽州潞縣西北

工郎起北州擾惑漢素聞光武長者獨欲歸心乃說

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

一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一時言不可再遇也

寵以為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

止外亭念所以譎眾未知所出譎詐也未知欲出何計以詐也望見

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召之為具食續漢書日時道

路多饑人來求食者似儒生漢召故先為具食劉放日案注文漢召下少一之字問以所聞

生因言劉公所過為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

劉氏漢大喜即詐為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謁

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漢後隨後入寵甚然之于是

漢將兵與上谷諸將并軍而南所至擊斬王郎將帥

續漢書曰攻薊誅王郎大將趙閎等及光武于廣阿拜漢為偏將軍既

拔邯鄲續漢書日時上使漢等將突騎揚兵戲馬士騎馳環邯鄲城乃圍之賜號建策

侯漢為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鄧禹及諸

將多知之數相薦舉乃得召見遂見親信常居門下

光武將發幽州兵夜召鄧禹問可使行者禹日間數

與吳漢言其人勇鷙有智謀廣雅曰鷙執也凡鳥之勇銳獸之猛悍者皆名

鷙諸將鮮能及者即拜漢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

騎更始幽州牧苗曾問之陰勒兵勅諸郡不肯應謂

後漢書 吳漢傳

也謂發漢乃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無終本山戎國也

廣漢為縣名屬右北平故城在今幽州漁陽縣曾以漢無備出迎于路漢即

攜兵騎收會斬之而奪其軍北州震駭城邑莫不望

風弭從弭猶服也遂悉發其兵引而南與光武會清陽諸

將望見漢還士馬甚盛皆曰是寧肯分兵與人邪及

漢至莫府上兵薄莫大也兵薄軍士之名帳諸將人人多請之光

武曰屬者恐不與人屬猶近也今所請又何多也諸將皆

慙初更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攻王郎不能下

曾光武至共定邯鄲而躬裨將虜掠不相承稟光武

深忌之雖俱在邯鄲遂分城而處然每有以慰安之躬勤于職事光武常稱曰謝尚書真吏也故不自疑躬既而率其兵數萬還屯于鄴時光武南擊青犢謂躬曰我追賊于射犬必破之尤來在山陽者執必當驚走若以君威力擊此散虜必成禽也躬曰善及青犢破而尤來果北走隆慮山躬乃留大將軍劉慶魏郡太守陳康守鄴自率諸將軍擊之窮寇死戰其鋒不可當躬遂大敗死者數千人光武因躬在外乃使漢與岑彭襲其城漢先令辦士說陳康曰蓋聞上智

不處危以僥倖

僥猶求也

中智能因危以為功下愚安于

危以自亡危亡之至在人所由不可不察今京師敗

亂四方雲擾公所問也蕭王兵疆士附河北歸命公

所見也謝躬內背蕭王外失衆心公所知也今公據

孤危之城待滅亡之禍義無所立節無所成不若開

門內軍轉禍為福免下愚之敗收中智之功此計之

至者也康然之于是康收劉慶及躬妻子開門內漢

等及躬從隆慮歸鄴不知康已反之乃與數百騎輕

入城漢伏兵收之手擊殺躬其衆悉降

續漢書曰時岑彭已在城

中將躬詣傳舍出白漢漢至躬在

彭前伏漢曰何故與鬼語遂殺之

躬字子張南陽人

初其妻知光武不平之常戒躬曰君與劉公積不相

能而信其虛談不為之備終受制矣躬不納故及于

難光武北擊群賊

續漢書曰從擊銅馬重連高胡皆破之

漢常將突騎

五千為軍鋒數先登陷陣及河北平漢與諸將奉圖

書上尊號光武即位拜為大司馬更封舞陽侯建武

二年春漢率大司空王梁建義大將軍朱祐大將軍

杜茂執金吾賈復楊化將軍堅鐔偏將軍王霸騎都

尉劉隆馬武陰識共擊檀鄉賊于鄴東漳水上大破

之水經曰漳水源出上黨長子縣西降者十餘萬城

帝使使者璽書定封漢為廣平侯食廣平斥漳曲周

廣年凡四縣四縣皆屬廣平郡廣平故城在今治州

漳在今洛州洛水縣曲周故城在今洛州曲復率諸

將擊鄴西山賊黎伯鄉等及河內修武悉破諸屯聚

車駕親幸撫勞復遣漢進兵南陽擊宛涅陽酈穰新

野諸城皆下之引兵南與秦豐戰黃郵水上破之南陽

新野縣有黃郵水黃郵聚也又與偏將軍馮異擊昌城五樓賊張

文等又攻銅馬五幡于新安皆破之明年春率建威

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擊青犢于軹西大破

降之又率驃騎大將軍杜茂彊弩將軍陳俊等圍蘇

茂于廣樂劉永將周建別招聚收集得十餘萬人救

廣樂漢將輕騎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

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臥衆心

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起椎牛饗士令軍中曰賊衆

雖多皆劫掠群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此上兩句在左傳鄭大夫

子突非有仗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

之于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旦日建茂出兵圍漢漢

吳漢傳

選四部精兵黃頭吳河等

前漢鄧通為黃頭郎音義曰土勝水故刺船郎著黃

頭號黃頭也

及烏桓突騎三千餘人齊鼓而進

續漢書曰漢躬被甲

振戰令諸部將曰聞雷鼓聲皆大呼俱大進後至者斬遂鼓而進之。劉攽曰注俱大進案文多一大字

建軍大潰反還奔城漢長驅追擊爭門竝入大破之

茂建突走漢留社茂陳俊等守廣樂自將兵助蓋延

圍劉永于睢陽永既死二城皆降明年又率陳俊及

蕭將軍王梁擊破五校賊于臨平追王東郡箕山大

破之北擊清河長直及平原五里賊皆平之

東觀記及續漢

書長直竝作長垣按長垣縣名在河南不得言時扁

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

扁縣名屬平原郡故城在今德州西北五姓蓋

當土疆宗豪

也扁音革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扁反者皆

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

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歸降諸將乃服曰

不戰而下城非眾所及也冬漢率建威大將軍耿弇

漢中將軍王常等

劉攽曰中當作忠

擊富平獲索二賊于平

原明年春賊率五萬餘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漢堅

臥不動有頃乃定即夜發精兵出營突擊大破其眾

因追討餘黨遂至無鹽

無鹽縣名屬東平國故城在今鄆州東

進擊渤

海皆平之。又從征董憲，圍朐城。明年春，拔朐。

朐縣名，解見光

武紀 斬憲，事已見。劉永傳東方悉定，振旅還京師。會隗

囂畔夏復，遣漢西屯長安。八年，從車駕上隴，遂圍隗

囂于西城。帝勅漢曰：「諸郡甲卒俱坐，費糧食。若有逃

亡，則沮敗衆心，宜悉罷之。」漢等貪并力攻囂，遂不能

遣糧食。日少，史士疲役，逃亡者多。及公孫述救至，漢

遂退敗。十一年春，率征南大將軍岑彭等伐公孫述。

及彭破荆門，長驅入江關。漢留夷陵，裝露橈船。

橈，短檝也。

音人 將南陽兵及弛刑募士三萬人，出江而上，會岑

彭爲刺客所殺。漢并將其軍。十二年春，與公孫述將

魏黨公孫永戰于漁涪津，大破之。

續漢書曰：犍爲郡南安縣有漁涪津。

在縣北臨大江，南中志曰：漁涪津廣數百步。

遂圍武陽，述遣子婿史與將

五千人救之。漢迎擊，與盡殄其衆，因入犍爲界。諸縣

皆城守。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

橋名也，解見公孫述傳。

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戒漢曰：「成都

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

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

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

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

東觀記續漢書尚字

竝作禹

將萬餘人屯于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

讓漢曰此勅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尙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尙尙破公即敗矣幸無他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將衆十許萬分爲二十餘營并出攻漢使別將萬餘人劫劉尙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璧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兵詣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所在

斬獲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尙二處受圍執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尙于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于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幡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尙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江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袁吉獲甲首五千餘級于是引還廣都留劉尙拒述具以狀上而深不可少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

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略猶過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于廣都成都之間。入戰八剋。遂軍于其郭中。述自將數萬人出城大戰。漢使護軍高午唐邯將數萬銳卒擊之。述兵敗走。高午奔陳刺述殺之。事已見述傳。旦日城降。斬述首傳送洛陽。明年正月漢振旅浮江而下。至宛詔令過家上冢賜穀二萬解十五。年復率揚武將軍馬成捕虜將軍馬武北擊匈奴。徒鴈門代郡上谷吏人六萬餘口置居庸常開以東。

汝曰案文當有一山字十八年蜀郡守將史歆反于成都自稱

大司馬攻太守張穆。穆踰城走廣都。歆遂移檄郡縣而宥渠楊偉胸臆徐容等。宥渠胸臆二縣名皆屬巴郡。胸音劬。臆音忍。宥渠山

名曰以名縣。故城在今渠州流江縣東。井俗名車騎城是也。十三州志胸音春。臆音閩。其地下溼多胸臆。蟲因以名縣。故城在今夔州雲安縣西。萬戶故城是也。起兵各數千人以應之。

帝以詔昔為岑彭護軍。曉習兵事。故遣漢率劉尚及太中大夫臧宮將萬餘人討之。漢入武都乃發廣漢

巴蜀三郡兵圍成都百餘日。城破。譚歆等漢乃乘桴泅江下巴郡。楊偉徐容等惶恐解散。漢誅其渠帥二

百餘人徙其黨與數百家于南郡長沙而還漢性彊
力每從征伐帝未安恒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
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

士吏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為還言方修戰攻之具
乃嘆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隱威重之貌言其威重若

敵國前書周亞夫謂劇孟曰大將得之若一敵國矣
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無辦嚴之日嚴即裝也避明帝諱故改之故能常任職以功

名終及在朝廷斤斤謹質形于體貌爾雅曰明明斤斤察也李巡曰斤斤精詳之察也孫炎曰重慎之察也斤音斬漢常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

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
盡以分與昆弟外家東觀記曰漢但修里宅不起第大人先死薄葬小墳不作祠堂

也二十年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
所知識唯願陛下慎無赦而已及薨有詔悼愍賜諡

曰忠侯東觀記曰有司奏議以武為諡詔特賜諡曰忠侯發北軍五校輕車

介士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漢置南北軍五校尉解見順帝紀輕車兵車也介士甲士也霍光傳云以北軍五校尉輕車介士戴光尸以輜輳車黃屋左纛軍陳至茂陵不以南

軍者重子哀侯成嗣為奴所殺二十八年分漢封為之也
三國成子旦為濯陽侯濯陽縣名屬汝南郡在濯水之陽因以為名其地今豫州

吳房縣也音劬以奉漢嗣旦弟盱盱音火為筑陽侯成侯俱反

為新蔡侯筑陽縣名屬南陽郡古穀國也左筑水之陽故城在今襄州穀城縣西新蔡縣名屬

汝南郡蔡于侯自蔡徒此故加新字今豫州縣也筑音逐旦卒無子國除建初八

年徙封盱為平春侯平春縣名屬江夏郡以奉漢後盱卒子勝

嗣初漢兄尉為將軍從征戰死封尉子彤為安陽侯

安陽縣名屬汝南郡古江國也帝以漢功大復封弟

翁為褒親侯吳氏侯者凡五國初漁陽都尉嚴宣與

漢俱會光武于廣阿光武以為偏將軍封建信侯建

縣名屬于乘國

論曰吳漢自建武世常居上公之位終始倚愛之親

差彊人意是倚之也遂見親信是愛之也諒由質簡而彊力也予曰剛毅

木訥近仁論語文剛毅謂強而能斷木樸慤貌訥忍於言也四者皆仁之質若加文則成仁矣

故言近仁斯豈漢之方乎方比也昔陳平智有餘以見疑周

勃質朴忠而見信高祖謂呂后曰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是見疑也又曰周勃重厚少

文安劉氏者必勃是見信也夫仁義不足以相懷則智者以有餘

為疑而朴者以不足取信矣懷依也言若仁義之心則情無疑阻若彼此之

誠未協仁義不足相依則智者翻以有餘見疑朴者以愚直取信

蓋延字巨卿漁陽要陽人也要陽縣名光武時省身長八尺鬯

弓三百斤邊俗尚勇力而延以氣聞歷郡列掾州從

事所在職辨古者三公不至郡縣皆有掾屬續漢志曰建武十八年至刺九十三人人主一

州皆有從事史假佐每郡皆置諸曹掾郡中列掾非一延並為之故言歷也漁陽屬幽州東觀記云延為

幽州從事彭寵為太守召延署營尉行護軍及王郎起延

與吳漢同謀歸光武續漢書曰并與孤延至廣阿拜

偏將軍號建功侯從平河北光武即位以延為虎牙

將軍建武二年更封安平侯遣南擊敖倉轉攻酸棗

封丘皆拔酸棗封丘二縣名屬陳留郡酸棗故城在今滑州縣也封丘故城在今汴州縣也

劉敬曰按文皆拔下不可無一之字其夏督駙馬都尉馬武騎都尉劉

隆護軍都尉馬成偏將軍王霸等南伐劉永先攻拔

襄邑續漢書曰時劉永別將許德據襄邑延攻而拔之進取麻鄉麻鄉縣名故城在今

宋州碭山縣東北遂圍永於睢陽數月盡收野麥夜梯其城

入永驚懼引兵走出東門東觀記曰走出魚門然則東門名魚門也延追

擊大破之永棄軍走譙延進攻拔薛斬其魯郡太守

薛縣名屬魯國故城在今徐州滕縣東南東觀記曰魯郡太守梁丘壽也而彭城扶陽杼

秋蕭皆降扶陽縣名屬沛郡杼秋縣名屬梁國故城在今徐州蕭縣西北杼食汝反又破

永沛郡太守斬之東觀記曰沛郡太守陳修永將蘇茂佼彊周建

等三萬餘人佼彊姓名也周大夫原伯佼之後也救永共攻延與戰於

沛西大破之永軍亂遁沒溺死者大半永棄城走湖

陵蘇茂奔廣樂延遂定沛楚臨淮修高祖廟置嗇夫

祝宰樂人楚卽今彭城縣也臨淮郡名今泗州下邳縣高祖廟在今徐州沛縣東故泗水亭中

卽高祖爲亭長之所也嗇夫主知廟事東觀記曰時蓋延因齋戒祠高祖廟三年睢陽復

反城迎劉永反音延復率諸將圍之百日收野穀永

乏食突走延追擊盡得輜重永爲其將所殺永第防

舉城降四年春延又擊蘇茂周建於蘄蘄縣名屬沛郡有大澤鄉

蘄音進與董憲戰留下皆破之留縣名屬楚國故城在今徐州沛縣東南

因率平敵將軍龐萌攻西防拔之西防縣名春秋時宋之西防城故城

在今宋州單父縣北復追敗周建蘇茂於彭城茂建亾犇董憲

將賁休舉蘭陵城降前書有賁赫音肥今有此姓賁音奔○劉攽曰注賁音奔案文

多一賁字憲聞之自郟圍休肯延及龐萌在楚請往救之

帝勅曰可直往擣郟則蘭陵必自解擣擊也東觀記作擊字延

等以賁休城危遂先赴之憲逆戰而陽敗延等遂逐

退因拔圍入城○劉攽曰按文多一遂字緣下有逐字誤之明日憲大出

兵合圍延等懼遽出突走因往攻郟帝讓之曰間欲

先赴郟者以不意故耳今旣奔走賊計已立圍豈可

解乎延等至郟果不能克而董憲遂拔蘭陵殺賁休

延等往來要擊憲別將於彭城邳之間戰或日數合頗有剋獲帝以延輕敵深入數以書誡之東觀記載延上

疏辭曰臣幸得受干戈誅逆虜奉職未稱久留天誅常恐汗辱名號不及等倫天下平定已後曾無尺寸可數不得預竹帛之編明詔深閔儆戒備具每事奉循詔命必不敢為國之憂也及龐萌反

攻殺楚郡太守引軍襲敗延延走北度泗水破舟楫

壞津梁僅而得免東觀記續漢書皆云萌攻延延與戰破之詔書勞延曰龐萌一夜反

畔相去不遠營壁不堅殆令人齒欲相擊而將軍有不可動之節吾甚美之此傳言僅而得免與彼不同

帝自將而東徵延與大司馬吳漢忠將軍王常前將軍王梁捕虜將軍馬武討虜將軍王霸等會任城

討龐萌於桃鄉又斬從征董憲於昌慮皆破平之六年春遣屯長安九年隗囂死延西擊街泉略陽清水

諸屯聚皆定街泉略陽清水三縣皆屬天水郡十一年與中郎將來

歛攻河池未尅以病引還拜為左馮翊將軍如故續漢

書曰視事四年十三年增封定食萬戶十五年薨於

位子扶嗣扶卒子側永平十三年坐與嗣舅王平謀

反伏誅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延會孫恢為蘆

亭侯東觀記作蘆亭恢卒子遂嗣

陳俊字子昭南陽西鄂人也江夏郡有鄂故此加西也故城在今鄧州向城

縣南也 少為郡吏更始立以宗室劉嘉為太常將軍

為長吏光武狗河北嘉遣書薦俊光武以為安集掾

東觀記曰俊初調補曲陽長上曰欲與君為左右從

擊銅馬於清陽進至滿陽拜彊弩將軍華嶠書曰拜

軍賜絳衣九百領與五校戰於安次俊下馬手接短

兵所向必破追奔二十餘里斬其渠帥而還光武望

而歎曰戰將盡如是豈有憂哉五校引退入漁陽所

過虜掠俊言於光武曰宜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各

自堅守壁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光武然之遣俊

將輕騎馳出賊前視人保壁堅完者勅令固守放散

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及軍還光武

謂俊曰困此虜者將軍策也及即位封俊為列侯建

武二年春攻匡賊下四縣匡賊即匡城縣賊也東觀

也故城在今滑更封新處侯新處縣名屬中山國引擊頓丘降

三城頓丘縣名屬東郡故城在今其秋大司馬吳漢

承制拜俊為彊弩大將軍別擊金門白馬賊於河內

皆破之金門白馬並山名在今洛州福昌縣西南四

年轉狗汝陽及項又拔南武陽南武陽縣名屬泰山

郡故城在今沂州費

西縣是時太山豪傑多擁眾與張步連兵吳漢言於帝

曰非陳俊莫能定此郡於是拜俊太山太守行大將

軍事張步聞之遣其將擊俊戰於靡下靡縣名屬大

俊大破之追至濟南收得印綬九十餘步時擬私封

稍攻下諸縣遂定太山五年與建威大將軍耿弇共

破張步事在弇傳時琅邪未平乃徙俊為琅邪太守

領將軍如故齊地素聞俊名入界盜賊皆解散俊將

兵擊董憲於贛榆贛榆縣名屬東進破崩賊孫陽子

之八年張步畔還琅邪俊追討斬之帝美其功詔俊

得專征青徐華嶠書曰賜俊璽書曰將軍元勳

得撫貧弱表有義檢制軍吏不得與郡縣相干百姓

歌之數上書自請願奮擊隴蜀詔報曰東州新平大

將軍之功也負海猾夏盜賊之處國家以為重憂且

勉鎮撫之十三年增邑定封祝阿侯祝阿縣名明年

徵奉朝請二十三年卒子浮嗣徙封斬春侯斬春今

也東觀記曰詔書以祝阿益濟浮卒子專諸嗣專諸

卒子篤嗣

臧宮字君翁潁川邾人也邾縣名今汝少為縣亭長

游徼

續漢書曰每十里一亭亭有長以後率賓客入

下江兵中為校尉因從光武征戰諸將多稱其勇光

武察宮勤力少言甚親納之及至河北以為偏將軍

從破羣賊數陷陳郤敏光武即位以為侍中騎都尉

建武二年封成安侯

成安縣名屬潁川郡

明年將突騎與征虜

將軍祭遵擊更始將左防韋顏

華嶠書韋字作韓

於沮陽酈

悉降之三年將兵徇江夏擊代鄉鍾武竹里皆下之

鍾武縣名屬山夏郡故城在今申州鍾山縣西南

帝使大中大夫

華嶠書曰使張明也

持節拜宮為韓威將軍七年更封期思侯

期思縣名屬汝南郡

故城在今光州固始縣西北

擊梁郡濟陰皆平之十一年將兵至

中盧屯駱越

中盧縣名屬南郡故城在今襄州襄陽縣南蓋駱越人徙於此因以為名

是

時公孫述將田戎任滿與征南大將軍岑彭相拒於

荆門彭等戰數不利越人謀畔從蜀官兵少力不能

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夜使鋸斷城門限

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侯伺者聞車聲不絕而

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軍

營宮陳兵大會擊牛醢酒饗賜尉納之

醢音所宜反說文曰下酒

也詩注口以越人田是遂安宮與岑彭等破荆門別

至垂鵲山通道出秭歸至江州岑彭下巴郡使官將
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公孫述將延岑盛兵於沔

水沔水出廣漢時官衆多食少轉輸不至而降者皆

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官欲引還恐爲所

反反音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官矯

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噪右步左

騎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兵卒至登山望

之大震恐官因從擊○劉放曰案從擊無理當作縱字大破之斬首

溺歿者萬餘人水爲之濁流延岑奔成都其衆悉降

盡獲其兵馬珍寶華嶠書曰上璽書勞官自是乘勝

追北降者以十萬數人好陽而惡陰北方幽陰之地故軍敗者皆謂之北史記樂書

日北者敗也二近代音北爲背失其指矣軍至平陽鄉蜀將王元與衆降

進拔綿竹破涪城斬公孫述第恢復攻拔繁郫繁縣名屬

蜀郡繁江名因以爲縣名故城在今益州新繁縣前

北郫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郫縣北郫音皮

後收得節五印綬千八百是時大司馬吳漢亦乘勝

進營逼成都宮連屠大城兵馬旌旗甚盛乃乘兵入

小雒郭門歷成都城下張載注蜀都賦云漢武帝元鼎三年立成都郭十八門小

其數焉雒郭門蓋至吳漢營飲酒高會漢見之甚歡謂官曰

將軍向者經虜城下震揚威靈風行電照然窮寇難

量還營願從它道矣宮不從復路而歸賊亦不敢近

之進軍咸門成都北面與吳漢並滅公孫述帝以蜀

新定拜宮為廣漢太守十三年增邑更封鄴侯十五

年徵還京師以列侯奉朝請定封朗陵侯朗陵縣名屬汝南郡

故城在今豫州朗山縣西南十八年拜太中大夫十九年妖巫維

汜弟子單臣傳鎮等復妖言相聚入原武城維或作緱劫

吏人自稱將軍於是遣宮將北軍及黎陽營數千人

圍之賊穀食多數攻不下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

問方略皆曰宜重其購賞時顯宗為東海王獨對

曰妖巫相劫執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

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緩挺解也令得逃以逃亡則一亭

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即勅宮徹圍緩賊賊眾分散遂

斬臣鎮等宮還遷城門校尉復轉左中郎將擊武谿

賊至江陵降之武谿水名在今辰州盧谿縣宮以謹信質樸故常

見任用後匈奴饑疫自相分爭帝以問宮宮曰願得

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

慮之二十七年宮乃與揚虛及馬武上書曰匈奴貪

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緣邊被其毒痛內

國憂其抵突抵解也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赤地言在地之

物皆盡說苑曰晉平公時赤地千里疫困之力不當中圍一郡萬里死

命懸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左傳曰大福不再

而易也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命將臨塞厚縣

購實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謂張

掖酒泉武城金城也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

過數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謀臣狐疑令萬世刻石

之功不立於聖世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

能制彊即張良於下邳圯所見老父出一編書者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

者仁之助也彊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

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

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

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

廣德者疆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

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左傳曰國無善政財百

自取謫於日月之災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

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疆而屯田警備傳聞

之事恒多失實公羊曰見者異辭聞者異辭誠能舉天下之

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

將莫敢復言兵事者宮永平元年卒謚曰愍侯子信

嗣信卒子震嗣震卒子松嗣元初四年與母別居國

除永寧元年鄧太后紹封松弟由為朗陵侯

論曰中興之業誠艱難也然敵無秦項之彊人資附

漢之思雖懷蠻紆紱跨陵州縣蠻解見光武親白虎

赤紱上廣一尺下廣二尺法天一地二也長三尺法

天地人也董巴輿服志曰古者上下皆有紱所以殊

貴賤也自五霸迺興以殊名詭號千隊為羣尚未足

光武之
可則可在
宗執祖太
宗之昭則
不可

以為此功上烈也至於山西既定威臨人下謂公孫

述戎羯喪其精膽羣帥賈其餘壯羯本匈奴別部分

獨守因號羯胡此總謂戎夷也不指斯誠雄心尚武

於羯也左傳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男之幾先志翫兵之日幾會也臧官馬武之

徒撫鳴劍而抵掌志馳於伊吾之北矣屈原曰撫長

橫劍交篇曰利劍鳴手光武密黃石存包桑臧官馬武之

中說文曰抵側擊也日其言其凶擊于包桑言聖人若天位不可以安常

日危懼乃是擊于包桑也包本也擊于桑本言其焉

也問玉門以謝西域之質卑詞幣以禮匈奴之使城

傳曰建武二十一年西域十八國俱遣子弟入侍天

臧官傳

年匈奴遣使詣闕貢馬及裘乞和親帝報曰單于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馬裘今贈繒五百匹斬馬劍一是甲其意防蓋已弘深豈其顛沛平城之圍詞幣禮也

恐傷黥王之陳乎平城縣名今云州定襄縣高祖七年擊韓王信至平城被匈奴圍

日乃解十二年高祖親擊淮南王黥布在陳為流矢所中顛沛狼狽也顛音丁干反

贊曰吳公驚疆定為龍驤戰國策曰廉頗為人勇鷲而愛士白起視瞻不轉首

洗志疆也驤舉也若龍之舉言其威盛電埽羣孽風

行巴梁虎牙猛力功立睢陽宮俊休休是亦鷹揚詩

民上休休又曰惟

後漢書卷之四十八

